

T234/3154 (4)

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CM 0 | . . . | 1 | . . . | 2 | . . . | 3 | . . . | 4 | . . . | 5 | . . . | 6 | . . . | 7 | . . . | 8 | . . . | 9 | . . . | 10 | . . . | 11 | . . . | 12 | . . . | 13 | . . . | 14 | . . . | 15 | . . . | 16 | . . . | 17 |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周易會通卷之四

三三三
離下
艮上

亨小利有攸往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卦變剛柔交錯卦德文明以止皆有文飾之義故為賁夫賁雖
尚文然必以質為本自其柔來文剛則質為主而文濟之質稱
其文推之天下後世而皆通也故亨自其剛上文柔則文為主
而質反輔之文勝滅質不過粉飾一事美觀一時而已故小利
有攸往

傳曰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但加之文采徒以文而不以實則
亦小可行而已二句全重本質亨者亨於有本之文也小利

意與止
傳合

往者。惟无本耳。故不能無弊也。時說皆用離明艮止二意。謂離明
在內有燦然莫掩之文焉。艮止於外。陰為陽止。有不盡飾之意焉。
此二意不用亦可。吳因之曰。混沌初分。渾是太朴。到伏羲說出
賁字。遂為萬世文明之祖。然人情自賁而趨於文也。易自文而返
於質也。難。文王一說到賁。便慮末流之弊。故亨之下。即繼之曰。小
利有攸往。一說柔來文剛。是以文濟質。剛上文柔。是以質救文。
二者皆以質為本。非謂剛來文柔。文為主而質輔之也。取象剛
體實為質。柔體虛為文。
彖曰全旨 全彖重質。要得維持世道意。文質循環。雖曰天運而
維之者人也。文以濟質。以救文上。可經緯宇宙。下可轉移民俗。

今在司世教者。崇本實而無事浮靡也。故與其過於文。寧過于質。
斯挽回世道之大權也。重在以質救文上。

吳一源曰。彖言小利有攸往。非小之也。賁之始也。文自內而發外。
故亨賁之終也。文極於外。往而不反。則滅質。故言小利以止之也。
在時變則質極而必趨於文。極而必返於質。在化成則民俗朴
陋。賁之以文明。民尚文明。賁之以艮止。事。物。各止其所。乃所
以為文明。而文之弊也。失其止。則亦失其所以為文矣。六爻之象
皆當既賁之餘而止之。非止其文也。揅其文之弊。而使之各止。其
所以復其本然之真文也。周公制禮。其文郁。而文勝之憂已倦。
倦于賁。其察時變審矣。

上至會通
卷四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卦名賁而辭曰亨小利有攸往者何哉卦變柔來而文剛是以文輔質忠樸勝而禮無不行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是以質輔文煩文盛而禮為無本故小利有攸往然賁之蘊豈特名卦係詞已哉彼剛柔交錯卦變也非即日月星辰燦然爛然昭回雲漢而為天文乎而賁昭於上矣離明艮止卦德也非即典叙禮秩炳然截然鋪張人事而為人文乎而賁昭於下矣由是觀之交錯即天文也天文具之易而觀之遂可以察時變焉質而文文而質其中迭運不已揔皆時之所趨可得於剛柔交錯中矣

明止即人文也人文具之易而觀之遂可化成天下焉質極而濟以文極而救以質其中因時挽回使天下化成於不知可得於文明以止內矣此賁道所為大也

首節上句妙在「來」字下句病在「分」字真誠內結柔自外來而文之是質極生文初無致飾之意則真情自相流通故亨文所以文其質也而分剛以為文則加一分華彩即減一分真誠故小利有攸往言其不可過為緣飾也一說胡氏曰柔來文剛以剛為主也剛往文柔必曰分剛上文柔者亦以剛為主也蓋一陰下而為離則陰為陽之助而明於內一陽上而為艮則陽為陰之主而止於外是皆質為主而柔傳以陰為小者此也蘓子瞻曰剛不

小字
陰字
而分
以貞
文以貞
亦不可
入下
亦不可
入下

得柔以文之。則不能亨。柔不附剛。則不能有所往。故柔之文剛。

者所以亨也。剛之文柔。小者所以利往也。吳因之曰。柔來文剛。

是當質勝之餘。而以文濟之。剛上文柔。是當文勝之後。而以質救

之。文以濟質。不為陋。固文也。質以救文。復還大雅。道之中。真

文見焉。亦文也。故彖傳並用文字。

天文人文。皆是賁的道理。即此剛柔交錯。即是天道自然之文。如

日月之行。星辰之布。皆剛柔相錯以成文。以見在易者。即其在天

者也。此天文以開人文也。即此文明以止。即是人道當然之文。

蓋君臣父子之間。燦然有禮。以相接。便是文明。其中截然有分。以

相守。便是以止。以見在易者。即其在人者也。此人文因乎天文也。

末節觀者。即卦中之天文人文而觀之也。時變不過剛柔交錯

而已。化成不過文明以止而已。以見天開文質之運。而人以成之

也。

唐凝菴曰。天文者文質適中之準。時有過文過質之變。故觀乎天

文。可以察之。施其補救之術。觀乎人文之貴止。則惟止之而使文

不。得以滅質。乃可以化成天下矣。時變以文質之運言。不指四

時。化成根。察時變來。惟時變既察。則可以挽回而化成也。化謂

舊者變新。成謂久而成倍。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山下有火光輝照耀。賁之象也。君子以賁之時。文明之世也。於

上至會通 卷四

是修明庶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敢折獄。蓋折獄者。專用情實。稍文飾。則沒其情實矣。豈可恃其明而輕自用乎。

舊說火為山所障。明不及遠。庶政事之小者。明雖不遠。猶可能也。折獄則民命攸係。非視遠惟明者。不能看。來既言賁。正是文明。且賁道至於察時變化。成天下。柰何以為明不及遠。又以庶政為事之小。宜依程傳。俱以明言。明庶政法。火之光明。化成天下也。无敢折獄。法山之慎重。不自恃其明也。鄧伯羔曰。賁者文飾也。明庶政可用粉飾之。且若獄而深文緣飾。沒其情實。民且有含冤矣。故言刻覈者曰深文。言鍛鍊者曰文致。法曰文網。弄法者曰舞文。治獄之多冤。未有不起於文者。此皆敢心誤之也。毋敢之心。止心也。不

此益
小利
有攸往
之理
也
字解

過用其明也。折者一折便了。有止之義。

六爻全吉。丘氏曰。賁之一卦。以卦變言。則柔來文剛。上文柔

而為賁。以二體言。則下離上艮。文明以止而為賁。以六爻言。則三

陽三陰。相比相應。而為賁。然陰陽二物。有應者。以應而相賁。无應

者。以比而相賁。四與初應。求賁於初。故初賁趾而四翰如也。二比

三而賁乎三。故二賁頤而三濡如也。五比上而賁乎上。故五賁立

園而上白賁也。初與四應。而相賁者也。二與三五與上比。而相賁

者也。此賁六爻之大旨也。

初二三四所謂賁者。皆賁之常。五上所謂賁者。則賁之變也。至

賁極而反于白賁。則變而適得其常矣。

五上二
又乃六
精神
歸結處

吳因之曰。此卦本取賁飾之義。乃六爻中唯二之賁。頌三之賁。濡為得其賁。而永貞之戒。已隨其後。外此則四之皤。如固不成賁。而初之舍車而徒。則以幽人之貞賁矣。五之束帛。則以丘園之野賁矣。上之白賁。又且以無色賁矣。此皆非世俗之所賁也。於賁飾之時。而取不賁之賁。周公之心。即文王小利攸往之心也。然周公制禮作樂。纖悉具備。開闢以來。人文獨盛。此皆天時人事。不得不然。不曾以己意增飾一件。則固以不賁之賁。為賁之賁矣。故有取丘園。取白賁之心。然後有一套周禮。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初九剛明之德。豈不足以黼藻皇猷。時當自賁。獨善其身。而非

木程
可遠

道之富貴。寧舍之以安貧賤。烏不猶賁其趾。舍車而徒者乎。

剛則有定守。明則有定見。自賁於下。是賁趾之象。在下故稱趾。舍

車而徒。所以為趾之賁也。一說趾以行言。君子在無位之地。无

所施於天下。惟自賁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所以行也。守節處義

其行不苟也。故舍車而徒。以為賁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軒車人之所以為賁者。初豈惡而舍之哉。義所不可乘也。

在下而苟圖富貴。非義也。安分而自賁於下。乃義也。初以義為榮。

不以車為榮。義在於徒。其榮在趾。此窮不義

也。達此者寡矣。故聖人黷之。微夫子此語。初幾于以隱為高者。

六二賁其頊

陰陽合而成賁。二陰柔而三陽剛。則陰不得求助于陽。且二中正而三得正。則道同相孚。彼此皆無應與。又勢孤相倚。故二附三而動。資其謨猷。智力以成賁。不猶頊之附頤而動乎。時說主從大臣制度說。六二中正。非无文者。然而一切經綸事業。得成其輝煌。皆從乎大臣也。賁者事業成就有可觀也。一說頊之賁。非有假於外物以為飾者。喻文不虛生之義。潘氏曰。六二一陰施於二陽之間。以文剛者也。柔必須剛以興。起夫文明之盛。離火得附。則光燦然而成賁。吳因之曰。即陰陽相與。便見其賁。九三之賁亦然。陰與陽間雜而處。便增飾成文。陰之從陽。之從

陰。亦見順理成章處。取象三在上。有頤體。二在頤下。頊之象。三

三剛柔相賁。其頊也。

象曰賁其頊與上興也

二賁其頊。豈苟合哉。亦陰柔不能自興。必附上之剛健而興耳。上指三。興有為也。柔必得剛以成文明之盛。不麗陽剛。安得賁乎。一說上指上九。二為文剛之主。上為文柔之主。賁至於二。文明盛矣。二惟中正。知文之不可過。故與上俱興。不敢獨以文勝。蓋文明以止者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三居二陽之間。柔來文剛。陽得陰助。是凡所建樹。人施其藻。我

百主
真說
合卦

收其功。非得其貴而潤澤吾身者乎。然陰之承宜可以賁我。其奉順之可以溺我。必嚴非道之悅。永守其貞。則有以杜其僭竊。而常得其潤澤矣。吉。

此大臣得庶臣效力而文彩日章。如宰先有司之類。不必以小人服後言。

一說三爻極盛。未免有文城墮之患。防其必弊。故有永貞之戒。

潘雪松曰。三處文明之極。二陰比之。陰陽相錯。賁然而文。濡然而

沃。蓋賁飾之盛。自生光彩。光彩之盛。則生潤澤。故曰賁如濡如。賁

懼其盛也。濡懼其溺也。惟永其貞而不變。則二陰於我為潤澤之

濡。我於彼不為陷溺之濡也。取象九三有離文自飾。故曰賁如。

居二陰之中。有坎水自潤。故曰濡如。有濡義。亦有陷義。故曰永貞。

三四離艮相連。文明以止。故曰賁如。又曰永貞。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大臣之於群工。始未嘗不藉其潤澤。而終或受其憑陵。惟永其

貞。則正大足以消蠱媚。終莫之陵也。

陵生於狎念。及於陵。故宜貞。念及于終。莫之陵。故宜永貞。終字須

玩。一說謂終不至文之陵。夷而害質也。此聖人於文方值其盛。

即憂其終。三終莫之陵。四終无尤。五終吉。三箇終字可見聖情。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四與初應。陰陽相賁。以敷皇猷者也。苟得相從。則為剛上文柔。

終字與小字相應

皆言體上皆離

而成賁矣。乃為九三所隔，故為賁如。皤如不成賁焉。然四求初之心，則如白馬飛翰之疾矣。此皆三所致也。而三非為寇者，特求賁于四而相親耳。其情雖善，如四之自守何哉。

以大。臣求賢成文明之化。言曰：皤如見四之，不遇乎初。曰：翰如見四之，必求乎初。曰：匪寇婚媾，見四之，終不失乎初。通節重四求初。孫氏曰：四之不遇乎初者，妄求之隔。四之必求乎初者，無已之情。三雖匪寇婚媾，情則是而理則非，終不能易其守也。求在彼，應不應在我，故只曰：匪寇婚媾，而不言應與否，以見四之自守何如耳。能不改其飛翰之心，久當還皤如為賁如矣。一說：六四艮侷，其賁將止而文將反于質矣。當以白賁之義推之。初以實心而

賁乎四，不為外觀。四以實心而求乎初，不為虛飾。初曰：賁趾。四曰：皤如。初曰：舍車。四曰：白馬。同一白賁之風而已。匪寇婚媾，言非所以相拂而乃以相成也。象曰：當位疑言，其以陰居陰，似乎易干，猶世而難於永貞者，乃能與初為賁，相濟而不相拂，何尤之有。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六四所以來婚媾之求者，居位與三近，疑可附而求也。亦觀四之自守何如耳。果能堅意守正，彼自止耳。安能強我哉。終无尤也。

三得所賁者也。恐其溺於賁，故以永貞戒之。四不得所賁者也。恐其妄於賁，故以匪寇婚媾防之。匪寇句，蘓子瞻謂不與二之寇。

蘇說注

為婚媾也。程傳謂非九三之寇則與初為婚媾矣。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弔之吝終吉

五為賁主而有中德是君欲敦朴還淳而躬自儉約以質實為光華有賁於丘園之象是雖用度太簡如束帛之弔之而可鄙吝然禮奢寧儉世風賴之終得吉矣

丘園質素而非華美之處六五不賁於朝市不賁于軒冕而賁于丘園此以不賁為賁也束帛弔之與賁于丘園不是二意但束帛句就用度言不可以此句說不好了吝者賁飾之時而獨守儉嗇于人情誠謂之吝也終吉者任質則于事可久守約則漸反于質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時方逐末世道不无可憂五能敦本而吉是世道之慶也不有喜乎

鄧伯羔曰人情必有所厭薄則有所喜快于文勝之時而為丘園之賁豈不甚可喜乎

上九白賁无咎

上九賁極反本是當致飾亨盡之時而矯文以質救奢以儉猶物有本色而復於无色白其賁者也則无文勝滅質之咎矣

白賁以白為賁也上九賁極所謂分剛上而文柔者以剛居之其本色也故為白賁文極而反質素賁于是乎止矣何咎 唐凝菴

曰賁如皤如賁白猶二也。白賁則白即賁矣。文明以止者此也。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人當馳驟紛華之日其心必有所厭薄者即此真心所謂志也。白賁无咎則能反而得其太素之真心矣。志不得乎。

時說皆以大臣維世之志言。看來以初心言更佳。人心之初原自純白。反本復始得其性初之心矣。

程敬承曰下三爻之詞皆主文上三爻之詞皆主賁。故皆以白言之。皤如白也。帛亦白也。至上則艮体之終篤實之極其賁也。即白是賁。反而得其人心之本然矣。故曰得志。

剝 坤下 復 震下

陸庸成曰天地所以常存人心所以不死止賴有陽耳。曰剝見其甚宜有而去之曰復見其本有而還之也。然陽之所以自完於剝而善處於復者莫如順之一字。故剝之止以順而復之動亦以順也。順則天行之數有消必有息有虛必有盈故不利往于剝者未有不利往于復者也。剝曰天行復曰見天地之心。蓋天行迭運不能使陽之不利天心不改能使陽之常復也。孫吳洪曰龍蛇蟄而身不死草木落而根不枯人之旦暮皓而夜氣不息可知天地之心見于復而已存於剝陽之來復不待於七日而已在于碩果之不食矣。

剝 坤下 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五陰盛長陽氣將剝落而无餘故為剝夫衆陰剝陽小人盛而君子孤時當止也君子當儉德避難豈可有攸往乎

剝者陰道消陽消至於五勢必剝盡一陽而後已也不利有攸往戒君子也所謂順時而止也

彖曰合旨

全彖重順止二字順止即是順天見小人非能剝君

子惟君子不能順止斯受其剝耳

程敬承曰反剝為復之機全在順止二字順止非第不往靜以觀

時存吾之身以乘其隙而圖之有待而往也止而曰順孔疏謂在

剝之時世既无道君子行之不敢顯其剛直是也故順乃所以止

而止乃所以行必曰尚消息盈虛天行者言陽消而息乃天運之

必然見順止之為順天也在剝則不利有攸往而順止在復則利

有攸往而順行即從止裏養成端倪不有今日之止孰為後日

之行勿謂剝之不往與復之利往有二道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

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卦名剝者剝落之義也卦体柔進于陽變剛為柔是小人乘君

子之孤欲去之盡而純為小人之黨也故名剝詞曰不利有

故往者以五陰方生小人浸長之時也時固不可往矣且卦德

坤順艮止有順止之象故君子觀此象順時而止之也所以然

者何也。蓋君子出處觀時運盛衰于陽之息而盈時當行也。則尚時而行於陽之消而虛時當止也。則尚時而止。此天行之數。不得不然也。今時當剥落。則消與虛在陽矣。能不順時止乎。故不利有攸往也。

首節立建安曰。自一柔變剛而為姤。再變遯。三變否。四變觀。五變剥。更盡則盡變而卦為純坤矣。聖人於姤言柔遇剛者。姤相邂逅之謂也。此言柔變剛。變則盡。反其所為君子者。悉為小人。天下事有不忍言者。故遇可為也。變不可為也。李隆山曰。夬言剛決柔。剥言柔變剛。何也。君子剛明果斷。其去小人也。聲其罪與天下共棄之名。正言順。故曰夬。小人陰謀詭計。其去君子也。詞不順理。不

是變
之變
之變
是變
是變
是變
是變
是變
是變
是變

直。蒹葭浸潤。使之日銷。月鏹。而不自知。故曰變。一字之間。君子小人之情狀見矣。

二節吳因之曰。上說柔變剛。則向之衆陽。今將盡變為陰。而陽道幾无。以自立於天下矣。此時小人長。不利有攸往。已說盡矣。又轉在卦德上去。謂君子亦須觀象而收斂。又轉到天行上去。只是要他順止。故復申說一番。要在言外看出丁寧之意。大抵聖人一說到剥字。便慘然不安。苟可為君子謀者。无所不至。故其辭氣如此。潘雪松述曰。所謂不利有攸往者。不可往而大有為也。謹身晦迹。巽言。衡命。不犯手。不觸時耳。君子尚消息盈虛。靜觀天行為世道計。雖剥之時。猶隱約委蛇於小人之間。靜處事外。不輕攸往。存

吾之身以乘其衰而圖之。不然何以順而止之哉。李隆山曰：消息盈虛，乃時運之使然。君子尚之，與時偕行，雖處剝之時而不至於咨嗟憂戚，而變其所守者，知其後之必復而屏心寧耐以待之也。不然，不憤群小之進，盡力以抗之，則必激起其蠱尾之毒，并受其摧剝糜爛之禍，而不可救藥矣。非君子所尚也。胡氏曰：消息盈虛，皆為陽言。復者陽之息，姤者陽之消。乾者陽之盈，坤者陽之虛。剝五陰而一陽，則陽之消而至於虛者也。其變也大矣。亦天運然也。故剝曰：天行復，吝。曰：天行君子，順時觀象，俾天而已矣。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山起于地，今反附之，頽剝之象也。夫上之剝，從下而起。下剝則

上危矣。故貽之休養，與之安逸，以厚于下，則民心固而邦本寧，足以安其位而不至于剝矣。

山托于地，君托於民。地不厚無以奠山，下不厚何以安上。故厚養下民，正所以安其宅。宅以位言，此防剝之道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剝者也。即本固邦寧之意。陸庸成曰：以君民言之，則上依下之擁護以為宅，厚下所以自厚也。以君子小人言之，則小人賴君子之蓋庇以為廬，剝君子所以自剝也。取象厚下本坤言安宅，本艮言。

六爻，今言陸庸成曰：卦皆純乾，初二三四五皆變剛為柔者也。聖人於初二也，必曰：蔑貞凶，示剝休剝辨貞，猶無恙可及止也。如

字與
字相
看

必蔑之為快。凶將在已。不獨在君子也。至四而貞已蔑矣。故直言凶也。以見前言之必有驗也。于眾人剝陽之中。得一應陽者。輒異其去邪從正。誘之曰剝之。剝其剝陽者也。轉凶為无咎。何憚而不為哉。剝陽者誰也。環我之上下而處者皆是也。曰失上下教之斷也。剝至於五則又極矣。併剝之一字。聖人亦不忍言。而別取一義以為存陽之計。開小人遷善之門。貫之者五也。率陰聽陽。寧獨免蔑貞之凶哉。曰寵曰无不利。聖人以暗為君子之心。托明為小人之策也。又曰終无尤何也。破小人之疑情。示君子之宏量。必不追咎而尤汝之昔也。五又何憚而不為也。有三有五而上之碩果。乃得以獨存。聖人猶慮其危也。又示之曰君子小人相為一體。非相

與也。君子非爾。弗載爾。非君子弗蓋。載之則爾其民也。君子亦得與矣。剝之爾其小人也。亦自剝其廬矣。

蘓紫溪曰。世道升降之機。每係於君子小人用舍之際。聖人固慮之已。是故于陽則象之曰牀。曰廬。謂其能安乎。陰于陰則象之曰魚。曰宮人。謂其當順乎陽。曰蔑貞。曰剝廬。危之也。所以嚴未然之防也。曰无咎。曰終无尤。所以開反正之漸也。至於上九而得輿剝廬之戒。尤深致意焉。夫蔑貞之極。猶有碩果。剝牀之餘。終于剝廬。則君子之道。固未嘗一日廢於天下。為小人者。亦可惕然畏哉。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陰之剝陽。從微而著。初為剝陽之始。雖未即逐去君子。然已侵

其權尼其道為剥牀而方及其足也。勢必至于蔑貞自取凶矣。小人亦何利為此。

剥一陽在上五陰在下有床之象。床取身之所處也。人以床為安。床以足為安。剥始于下先及其足。漸至於身也。蔑貞則凶。戒小人勿害君子自失其所安也。觀六三從正則无咎。六五受寵則无不利。則蔑貞凶屬小人言。

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

剥床以足者滅貞之害方起於下也。初雖微而剥從此始。其消剛不可測者君子其可忽哉。

爻言小人凶。此為君子危初在下陰德未勝。剥至於五以漸而極。

由初起故剥足滅下咎其始也。

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

二漸進而上小人之勢益壯。害正之謀漸肆。猶剥牀而及其幹也。必滅貞而自取凶矣。

辨分別上下者。故曰床幹。牀去辨即膚。曰辨危之使自謹備焉。

楊氏曰牀有幹國亦有幹。大臣國之幹。二大臣之位。今二柔進而變二剛。此小人進為大臣而退君子之大臣也。其當退九齡相林甫之日乎。

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剥陽雖至于辨幸其黨與未盛大也。君子當急避之。失此不去。

即剥膚矣。

剛柔相應比曰與。二與五應。所與乃順陽者。二與三比。所比乃失陰者。故曰未有與此於危之中。有辛之。意教君子急避之也。

六三剥之无咎

衆陰剥陽而三獨與上應。小人猶知有君子也。故誘之曰若能剥去邪黨以從君子則无蔑貞之凶。何咎之有。

一說謂剥去衆陰恐非本卦剥陽之義。只是保全善類。不忍黨邪害正。在應字上取義。故在剥之時為无咎。胡雲峰曰剥之三即復之四。復六四在五陰中。獨與初應而不許以吉。剥六三在五陰中。獨與上應而許以无咎。何也。曰復君子之事。明道不計功。不以

言許之可也。剥小人之事。小人中獨知有君子。不以无咎許之。則

無以開其補過之門也。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小人害正。皆同黨使然。三无咎者。以其遠失上下之情。不與同黨也。故无咎。

聖人恐其係戀同類。故勸之以斷。曰失上下。

六四剥牀以膚凶

六四陰長已盛。蔑貞之禍。小群矣。故象剥牀而及其身。所謂逐去忠臣。剪落義士。斯其日矣。豈有小人既剥而得以獨全哉。凶。

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剥牀以膚則已懼及身之禍切而且近此時去無及矣何不早為計乎。

不早 故至 必明 君子

初為牀足二為牀辨三為牀上人所卧處四人之身也非牀也非牀而曰剥牀以膚言剥牀而上及於人之肌膚切近於身矣。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五為群陰之長小人中之領袖也。能為君子禍亦能為君子福也。故示之曰。若能率茂貞之黨為從正之謀。國政權柄一歸君子掌握。如貫魚以宮人寵焉。則不惟民社受福而小人實嘉賴矣。无不利。

貫魚者率陰也。以宮人寵者受制于陽也。一陽在上群陰所剥。

非五以柔中之德。摠領承陽則剥必盡矣。剥至於五。剥之極也。盈

而消之時也。故可以順而止之。而更不言剥。三之勢未盛。則教

之去其黨以從正。五為陰長。則教之率其類以從陽。曰无不利者。

以利害動之。見小人雖至茂貞之後。一能委聽。君子猶可獲福也。

立行可曰。遯剥皆陰長之卦。遯陰長而猶微可制也。剥陰長已極

不可制矣。故不復言陽之制陰。而言陰之從陽。畜陰之權在陽。則

告陽以制陰之道。剥陽之權在陰。則教陰以從陽之道。其曲為君

子謀如此。取象魚陰物。宮人陰類。貫指一三四而以之者五也。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此說尤字以君子尤小人言

害正者小人之尤。以宮人寵則終无尤矣。小人慮禍之心常恐君子追論往事以為罪。故以終无尤散動之。使堅其從正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

上九一陽獨存。是眾君子淪謝已盡。天不忍世道終亂。留一君子以開太平。而昌善類為碩果不食之象。故在君子而當斯時。必為眾陰所載而得輿矣。石在小人而值此。不盡去。君子不已。豈有君子既去。小人能獨存哉。直自剥其廬而失覆庇矣。然則君子可盡剥乎。

天道絕而復續之時。所賴回洪一化之春者。止此微陽。世道亂極思

讀如此。抑揚說。

治之秋。所賴開太平之盛者。止此君子。當剥之極。而有碩果不食之君子。正眾心共載。以為世道主者。也可盡剥乎。而小人必欲盡剥去之。非剥君子也。自剥而已。故曰剥廬。胡氏曰。休上之籍下

以安也。廬下之藉上以安者也。始而剥。休欲上失所安。今而剥

廬。自失所安矣。取象此爻為艮止之主。是全乾剥而止於上之

一爻。不為所剥。艮之成終成始。生生不息。為碩果不食。有復生之

機。果中有核。謂之仁。復者復此仁耳。非不食而何以致復哉。艮為

果。坤為大輿。五陰乘載上九一陽。如人在車上。為得輿也。廬亦取

在上之義。艮亦為廬象。群小剥正道。以覆邦家。如剥休為自足及

幹。自幹及膚。猶不已。必剥其室廬。此小人剥極。无所容身之象也。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一陽在上其勢孤矣而曰君子得輿蓋君子之德下民仰望故剥極愈孤而民載愈殷也夫既為民所載而小人必盡剥之祇自失所庇耳究極於終安可有為哉小人亦何利為此

程傳曰正道消剥已盡則人復思治故衆心願載於君子君子得輿也敬承曰君子在上則厚下厚下即所以自安故得輿耳小人剥君子將以自用也而乃終不可用亦何益哉

復三三三震下坤上

四

復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剥盡而坤一陽來復故為復陽既復矣則吾道之生意復回正

人之餘類復植不其亨乎故已之出入揮霍如意无有嫉害而明類之來離我受祉亦無摧抑豈倖致哉蓋陰陽反復之道時至七日當得陽之來復天運循環自如耳天有是時則人必有是事寃且一陽進衆陽俱進建鴻樹駿惟我縱橫何往不利乎豈特无疾无咎已哉此復所由亨也

天道不可一日无陽復者窮上反下還其所固有也通節摠見復則必亨一亨字便了出入无疾亨在我也朋来无咎亨在人也七日来復計陽復之必然以見時至而必亨也利有攸往則既復之後无往不利推開事業而言正所為亨也一說无疾无咎以在已所行言反復二句見天運之必然君子不可不善承耳攸往即

上經會通

卷四

十一

十一

枯无疾无咎

按出入无疾以其動而順故也。朋来无咎亦以我之動而順故也。其兼朋来言者一陽既復其勢不止於一陽復而已。七日来復此天心開治之時氣數難逢之會也。利有攸往修舉廢墜之緒進復先王之政以致太寧之盛者君子處復之大用也。一解疾字氣失其平之謂疾出剝入復之間最忌英氣害事能順行故无躁妄之疾也。无咎根无疾来我若不順行用壯用罔則衆陽亦因壯妄而有過矣。一陽先事故曰疾見事由以壞衆陽后事故曰咎。張雨若曰聖人于臨言八月有凶因君子太盛而以天危之也。于復言七日来復因君子方長而以天幸之也。然於臨日月曰八惡陰之長也故速之於復曰日曰七喜陽之進也故速之。取象亨者陽在剝則窮上而无所往今復在下五陰俱無阻隔有亨象也出入出剝入復之象也。朋来五陰順之象也。无疾无咎剝一陽震動而五陰咸順之象也。反復剛反而復之象也。七日陽消於剝七變而成復之象也。利往陽消既久而復其長莫過之象也。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復其道七日来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卦名復而詞曰亨何也。盖剝之餘君子往矣今陽既往而復反則善類復植吾道大行所以亨也。何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哉。盖剝反固可喜而自恃其反動有不順亦可惧也。卦德坤順

震動是當元氣初回之日。順理而行。不輕動。以激其變。則在已足以自固。而小人無隙可乘。是以已之出入。既得自如。而无疾。朋類之來。亦得離祉。而无咎也。所謂反復其道。七日来復者。豈人為哉。以五月始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陰陽消息。一天運之自然也。天固有以開君子矣。由是而利。有攸往者。一陽既復。則其勢駸駸漸長。而臨而太。而壯而夬。以至於乾。无非陽明用事。而君子滿朝矣。于此有為何不利哉。是復也。固有知以君子之亨矣。至觀復於造化。其有以見天地之心乎。蓋天地無心。生之不息。乃其心也。剝之時。此心不可見矣。至此一陽來復。而无中含。有貞下起元。天地生物之心。无間可息。若不於是可見乎。

首節剛反釋復字。而亨在其中。他卦皆曰剛來。此曰剛反。蓋來自外至。反則復其原有。昔從此而往。今從此而還也。二節程敬承曰。凡動皆貴順。而陽反之。初尤甚。蓋剝之時。士君子之氣。約結不伸。候反而亨。未有不銳焉。逞其意。氣致激。衆陰之怒者。疾之不終。无也。故向觀象以俟時。今乘時以順動。此所以善其出入。而自復之道也。而朋來亦將附我之順。以動而自長矣。潘夢旂曰。剝以順而止。復以順而行。君子處道消之極。至道長之初。未嘗一毫之不順也。陸庸成曰。惟順故自長。匪順則助長而速消矣。取象剛言反。見元貫終始。而今循之反舊也。剝上九剛為止。反

行即天心見

遂成震為動剛反即動也動而以順行者當剝極之後陽之始生不敵衆陰正坤上龍戰之時動而不以順行之則无以養微陽之體而甚陰干陽之咎何得亨通出入无疾朋来无咎陽順而長陰順而消此一陽主五陰為復之道也

三節反復其道者反而復陽之故道也剝則自息而消自盈而虛復則自消而息自虛而盈其来而必往而必反循環周流自无止息故皆曰天行

四節利有攸往正與剝之不利有攸往反彼往則剛日消此往則剛日長也立云剛反言剝之一剛窮上反下而為復也剛長言復之一剛自下進上為臨為太以至為乾也以其既去而来也故亨

以其既反而漸長也故利有攸往程敬承曰天行天運之自然也自然而反亦自然而長乃此順動所致者曰順天之行也末節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為心雖氣有闔闢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一亘古窮今無時間斷故陽極于外復生於內聖人以為于此可見天地之心生生不息使天地生物之心有時止息則陽之極也一絕不復續尚何以復生于內而闔闢无窮耶見字重發

見者自人所見而言也天地之心時不息但在剝就復之時更覺見得明白非謂生物之心果有滅息至此復見也唐氏曰天地何心也生不已即所謂仁也然心與行非有二也自其渾

含謂之心自其運旋謂之行惟其心之生生不已故其行之運旋

不息。隨剝隨復。行無停机。无後先。無斷際。但欲見之。非此无由。何者。渾然於穆。機緘不露。何所容見。惟其收藏乍畢。而一元生生之机。忽萌于黃鍾之宮。此為可見。正見其生之不已也。故聖學之求見吾心也。亦必在莫見莫顯之際。孟子所謂乍見孺子見此也。則見天地之心。正所以自見其心也。潘曰。復者已之心也。而實天地之心也。未復且不知已之心。安見天地之心。既復則見已之心。自見天地之心。李氏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非聖人真能大明終始。不能言此。亦可以見聖人之心矣。

柔消長而其心於剛反則見矣。動而以順行則見矣。七日来復則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在地中。一陽甫動。復之象也。先王以陽者天地之生氣。而微陽不養。則不固。故于冬至之日。閉關焉。使商旅不行。天子諸侯亦不省方。上下安靜。皆以保養微陽。使其生意完固。為來春發生之根本耳。

雷在地中。不是有聲之雷。陽氣動于地中。此即至日也。陸氏曰。冬至之日。潤陰雖冰於地上。一陽已萌于地中。謂之至已。反而來矣。迎其真脉。培其天機。以閉關立法。而不行不省。皆先王順天時。贊化育之一端也。商旅至賤。后至貴。上自后。下至商旅。皆以安靜。

為事也。按微陽之氣。天地之根。而萬物之母也。氣方息而遂洩之。故夏有愆陽。冬有伏陰。精未聚而先發之。故人多夭折。物多疵厲。當靜養之。不可使發洩耗散也。

一說以心體言。外之閉關而吾心之出机併杜也。商旅不行而吾心之情欲更有不行者也。后不省方。不漏明于外而反照于中也。去情欲。歛神識。閉關之學也。所以養仁也。取象閉關象坤之闔

戶。商旅衆坤之象。震為大塗。有闔象。坤為靜。有不行象。坤為地。有方象。

六爻全旨

張婁東曰。觀復可以知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彖言復其見天地之心。而六爻皆為仁之事。初不遠復。係詞以顏子

當之。三月不違仁者也。乾道也。二休復。以友輔仁者也。其閔用之徒歟。三頻復。其日月至焉者歟。四獨復。志仁者也。其陳良之徒歟。五敦復。積累而成坤道也。其曾子當之歟。上迷復。自暴自棄不仁者也。

惟自知
然後能
見天地

蘓紫溪曰。六十四卦。孔子惟稱復為見天地之心。而至係詞則曰復以自知。自知之知。即乾知大始之知。即知天地化育之知。是真知也。見天地之見。即人所不見之見。即參前倚衡之見。是真見也。天地之外。更無人心。吾心之外。更無天地。天地非遠。而吾心願可。以為遠。耶。不然。一念少蔽。即與天地不相通。一息少間。即與天地不相似。不至于迷復不止矣。噫。自知之復。豈易言哉。克己而後復。

禮格物而後致知。夫惟內不見己，外不見物，而後可謂之真見也。此閉關之極，而顏子所以為庶幾也。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人心有失而後有復，失而後復，即遠矣。即不免于悔矣。初為復主，在卦之初，念慮微動，即能覺察，即能克治，不待失而後復。以至於悔者，此欲淨理還之境，可以齊聖賢參天地也。元吉。

按吉凶悔吝生乎動。下卦震而動之初，初九動而復之初，動而即復，不遠而復也。動生於心，復亦生於心。復心一生，動心自寂。即天地之心不能不復者耳。悔從何來？此天地純粹至善之体，人心復還天德之元動而未動一念，常覺之真机。吉之先見者，故曰元吉。

不動
層

揚敬仲曰：人心本善，自神自明，如鑑中萬象，鑑不動而萬象森然。意微起為即成過矣。微過即覺，即神明如初。是謂不遠復。於意不起之始也。元即乾元，即坤元，即人之道心。即謂天地之心。濂溪以貞論復，伊川以元論復，此即伊川之說。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人身所由來，誰非生機。一有間斷，身為虛器矣。不遠之復，則其生机渾乎无間。雖以澄心乃所以修身也。

潘雪松曰：復之初爻，即乾之全體。此乾道由貞而无无，斷无續，无間可息，故不遠復。復而未嘗有失也。能默識此体，一陽為主，形色皆天，身無有不善者矣。故象曰：以脩身也。於形著以檢身末矣。

中庸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身也。修身以仁。則毛髮甲
爪俱為仁體。故曰陽者仁也不遠之復求仁之學也。
六二休復吉

六二柔順中正。近于初九。資其善以自益而已。不勞復之休美
者也。聖賢事業皆由此出吉。

人心之復不知費幾許。省察克治。休者取諸人而已。不勞也。非以
復善即為休。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初不遠復。克己復禮之仁人也。二能下之。所謂以友輔仁也。故
能休復而吉。

同為仁
復于仁

下字要說得重。能下則此心目就檢束而不外馳。能下則此心目
與陶鎔而不自知。其益也不亦休之乎。其為復乎。

張南軒曰。易三百八十四爻。未嘗言仁。此獨言之。所謂復其見天
地之心也。至四但言以從道也。而不謂仁。蓋道者舉其大凡。不着
仁為切也。

王介甫曰。以卦言之。陽反為復。以爻言之。陽以進為復。初九是也。
陰以退為復。六二六三六四是也。陰以退為復。故六二乘初有下
初之意。

六三頻復厲无咎

三不中正。資稟偏矣。又居動極。性情躁矣。故既還于理。又蔽于

頤復是
困而思
復

作湯厲
與小
象合

欲既出乎欲又入于理屢失屢復之象夫屢失固蹈人欲之危
矣而能屢復則天地之心猶存何咎哉

復乃惟一功夫如何着得頤字曰頤復則頤失可知矣然既危其

屢失猶幸其屢復者亦誘以遷善之門也一說厲作惕厲之厲

復至于頤者以易心處之也天人交戰之際能以危厲存心一復

永復矣乃得无咎以其震體有惧以成則之義所謂震无咎也雪

松曰頤復則去而迷也甚易反而補過也甚難故必惕厲而得无

咎

象曰頤復之厲義无咎也

頤雖有厲復則能補過矣于義何咎

六四中行獨復

仍常

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四處群陰之中獨與初應是與眾俱行獨
能依豪傑以自復于善吉亨不假言矣

時說中行在群陰之中行也獨復謂獨能復於善也諸爻之復

其善端此之復復於善類若如此看太淺聞之繆師曰中即人受

天地之中以生之中即後中以自考中字獨即中庸慎獨之獨此

中體原在隱微中獨知獨覺四能以中而行而於獨知之中憬然

剴解

自復所謂復以自知也蓋復之所以為復全在初爻猶人之初念

也五陰皆復此而已但二三五六與初不相應惟四在陰中有所
專向故發此義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中行獨復者以初九有道之君子也。四寧遠衆以從之者非從初九也。正從初九之善道而行故能獨復耳。

初之善一也。於二則曰仁。於四則曰道。蓋仁以心言。道以理言。近

初解

初者聯之以心。遠初者從以理耳。聞之繆師曰。此道即率性之道。道止一中。獨體即是中。體中體即是道。體要看得合一。四五之中

一也。四之中以獨復當始念。而即是五之中以敦復至終念而愈

固。

六五敦復无悔

復之時有待失而後復者。有資人而後復者。柔中如五。其涵養

深潛純粹。善念存存。善行慥。始終如一。敦復之象也。此至誠

无息之道。聖賢不愧不怍之心也。何悔之有。

說合

敦者堅固完成也。此卦以初之復為主。所復一如其初。能以不

遠為復。即敦也。本義中順云者。坤為順。居坤體之中。也是未發之

中。一順其初。不加一毫彫琢也。故曰无悔。不但无砥悔而已。復頤

不重初哉。不遠復者。善心之萌。入德之事。敦復者。善行之固。成

德之事。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下仁如二。從道如四。皆因人而復。其復非自成也。五所以敦復

者。以中德自成。無待於人。故敦復而无悔也。

考成也。人性之初止一中也。能完其初之謂成。不敦不可語成也。自考即誠者自成之意。順其初而完之。无一毫缺陷也。有以考作考不善之考者。俞氏曰。二居下卦之中而休復。四居五陰之中而獨復。五因二四之中自考乎已之中。有不善未嘗不復于善也。蘓紫溪曰。天之動者莫如雷。故惟復為得乾之精。地之靜者莫如山。故惟艮為得坤之精。復曰敦復。艮曰敦艮。皆終身不違也。復以自知。故曰自考。艮以安止。故曰厚終。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祀。

卦以初陽為復。六在群陰之上而遠于初。蔽痼已深。善端滅息。迷而不復者也。從欲惟危。凶可知矣。即其凶而極言之。棄天襲天天。必災之。自暴自棄。人必絕之。以是而行。祇以敗事。且將喪心病狂。終身汨沒而不能出。猶用行師。亦必覆車擒將。辱及其君。雖十年亦不能雪耻也。迷復之凶。可畏如此。

上六位高而无下仁之美。剛遠而失遷善之機。厚極而有難開之蔽。柔終而无改過之遠。故昏迷而不知復。災眚以下甚言其凶也。十年不克祀。正七日来復之反。十者數之終。凡言十。坤終之象也。貞。卿曰。易之凶。未有大於復上爻者。蓋人心不過迷悟二端。復不可迷也。迷於復則患。有不可言者。故凶至此耳。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天地以生物為心。人得是心以為天君。當存天地之心。迷而不復。則與君道相背馳矣。能免凶乎。

君以心言。君道謂初所復之仁也。反背馳也。迷復凶不仁之甚也。

无妄 三三 震上 大畜 三三 乾上

陸庸成曰。无妄災也。大畜時也。无妄以六三言。故以或繫之牛為災。大畜以上九言。故以何天之衢為時。然二卦以乾為上下。而震以一陽居无妄之始。艮以一陽居大畜之終。猶之剥復以坤為上下。而艮以一陽居剥之終。震以一陽居復之始也。合四卦而乾坤之上下脩矣。故願與大過去乾坤。而以震艮巽兌為上下。終之以坎離也。

无妄 三三 震上 乾下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為卦乾剛震動。是本天德之剛以動。以天不動。以人故。名无妄。夫无妄則誠能動物。當得无亨。然謂之无妄。則无不貞也。又必一出於正。不拘于小諒。則信理而非徒信心。可得元亨而利也。若其匪正。而所信或失。其是亦妄矣。肯且不免。安能利有往乎。

无妄誠也。史記无妄作无望。人有期望。即是邪妄。本義實理自然。无妄即是實。即理。即自然。實理自然。所謂正也。无妄原无不正。聖人又慮人認理不精。偏執信果之念。以為是。故又點出貞字。

貞正所以成其无妄也。匪正有眚，戒人於无妄。上加一意也。此一
正一反，深明貞之為利，意大抵着念，即為妄。不惟妄念不可着，即
无妄之念亦不可着也。傳曰：心雖无邪，苟不合正理，即妄也。或
問：既无邪心，何以不合正理？朱子曰：人有其心全无邪，而却不合
正理，如賢智者過之，他其心豈有邪，却不合正理。
程敬承曰：元亨利貞，乾詞也。不利有攸往，剝詞也。陽既復而无妄
有乾道矣，仍兼用剝詞何耶？蓋一陽之復尚微，震方動而二柔乘
焉，即妄之參也。統有妄，便有眚。陽斯災矣，故仍以剝詞言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来而為主于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
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

天哉

卦名无妄，詞曰：元亨利貞，何哉？卦變剛自外来而為主于内，是
道心復還，動无妄念，所存者一正而无妄也。卦德震動乾健，是
即此為主者，奮發有為，不屈于欲，所發一正而无妄也。卦体剛
中而應，是即此為主者，實意交孚，不載以偽，所與一正而无妄
也。故詞曰：大亨而利於正者，乃天命之當然也。蓋天命流行，本
无不正，惟順天之命，天斯祐之，而元亨矣。其匪正不利者，蓋无
妄而以不正往焉，則妄矣。欲往何哉？吾知逆天命者，天必不祐
如之，何可行也。
通節反復其詞，只是將无妄與正合一處示人，見得无妄原出於

正。乃所以成其无妄。此天命之本體原自如此。而盡人合天者亦反之。天命之初不可不正也。首三句不可平看。以首句為主。剛字為重。吾以天德為主。則動作應酬之間自然皆德性用事。而无邪妄矣。蘇紫溪曰。剛自外來。是外卦純乾之剛來而為主於初也。震之初即乾之初。此乃卦之主也。人心之初。只要得其所主。動而健。所主之剛不因動而移也。剛中而應。所主之剛有相須而濟也。曰无妄。則自无不正。而又戒之以匪正者為中人言也。聖人之无妄。誠者天之道也。大賢之无妄。誠之者人之道也。然又有資性樸實。无所回互。而于事机未能一一合宜。則中雖无妄而行未免有礙。故曰何之矣。其實一不正便是妄。便與天道不相似。

程傳曰

程傳曰。動以天。故无妄。動以人。則妄。无妄之卦。動卦也。靜不礙動。以道心為主。此為主於內者。非有我之所得主。亦非去有我者之所得主。自然而然而然者也。動于无心。即動而天矣。此有主者。衆理自為之。後非以主役也。况物欲安得而挽之。即剛中而應矣。此有主者。人心自為之。通非以主通也。况形骸安得而隔之。於衆感衆應之時。得无感无應之體。方是常主。方是真主。方是道心。而為天之。道方是率性而為。天命之性。故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无意无必。无固无我。則為知命。着一念焉。即落人心。存心養性。脩身以俟。則為立命。動一念焉。即為巖墻。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則為受命。墮一念焉。即為困窮。故匪正之眚。亦云无妄。而不利于往者。不以天命。

往也。故有妄之不可往，易見而无妄之不可往，誰則知之。故曰天命不祐，聖人所以破萬世之蔽而塞異端之門戶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下雷行，陽氣鼓動，萬物皆春，物與无妄也。然與以實理者，天也。全其實理者，聖人也。先王於是代天理物，茂生之心，對時育之，使不失其實理之自然而已。此贊化育之道也。

彖從天，命上說，象從性上說，性即天之命也。天下雷行，物與无妄，物與各具一性，物與各一自然之天。聖人因物之所性以育萬物，亦聖人自然之天也。物不必兼人言，時字最重。

程敬承曰：對時育物，只以无妄為主。茂者一誠克積之盛，有讚助

之意，故其動也以天，其行也以時。因時而施，非有心以迎時也。因物而付，非有心以合物也。如堯舜鳳儀，舞孔子老安少懷，豈有所期必之哉。期必為則妄矣。妄則天命不在我，而何有於育物。故對時育物者，无與於時與物者也。此天道自然之妙用，聖人所以體天而无妄也。

陸庸成曰：在我者不茂，則時不可得而對；時者有為主於內者也。內與外相對，吾心之萬物不皆備，則天下之萬物不可得而與。育者，先王所以盡性盡物性也。

六爻全吉。胡雲峯曰：六爻皆无妄也。初九得位而為震動之主，時之方來，故无妄往吉。上九失位而居乾體之極，時已去矣，故其

行雖无妄而有眚无利是故善學易者在識時初曰吉二曰利時也三曰災五曰疾上曰眚非有妄以致之也亦時也初與二皆有往時當動而動也四可貞五勿藥上行有眚時當靜而靜也君子之學時止時動以適於无妄而已矣

蕪紫溪曰傳曰復則不妄復者天也无妄者純乎天而不雜于人也夫天人之幾微矣哉種々思慮俱屬妄心種々計較俱屬妄動如克伐怨欲之滑心也聲色臭味之戕性也妄之妄者也若潛心學問銳志進修固自以為无妄然取效太速則期必之私乘焉而妄成心未忘則固我之私乘焉而妄時窮勢極則執一之私乘焉而妄彼其立意未嘗不欲為聖賢君子而偽滅性人賊天幾微之

間六致千里矣二之不耕獲不菑畲是勿忘勿助純乎天也五之勿藥有喜是不好大不喜功純乎天也初之往吉行其不得不行四之可貞止其不得不止歸之大亨以正天之命而已三之災也繫而妄者也上之妄也窮而妄者也告子之助長无異握苗尾生孝已无取經々夫人知妄之妄而詎知无妄之妄耶

初九无妄往吉

初九正剛來為主于內者最初一念動以天不以人无妄者也以是而往獲天之命天必佑之安往不吉

无妄以初九為主震陽初動誠一未分以此而往動與天合自得无心之吉

得志就
本休言
少詳

時說吉以君民親友言非也。有謂與天地萬物相感通者可從者。來此往吉。宜以心言。唐疑菴曰：初與四敵應，與五未交，何以言往。蓋於穆之運，原自不已。吾人之心，原无停机。一陽初動，生機勃不可遏。順其最初一念而往，即是天之行健，即是至誠无息。安得不吉與匪正，不利有往，正相反。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无妄心初體也。无妄而往，順心之初體以動，而自得其所之。正也。志有不得乎。

程敬承曰：大凡有應則有繫，无應則无繫。直心而往，此心之本體。自如故曰得志，非以行之順利為愉快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人皆知不為之无成，不知有為之為累。故聖學有為心與取必心皆妄也，皆不利往也。六二柔順中正，純心修學，而无計功期效之念，无謀為於前，无冀望於後。如不耕亦不穫，不菑亦不畲也。无妄之至也，則雖不計功效，而功效自應，何往不利乎。

六二非无作為，只是始終一无計較也。前念不生，後念不起，无獲與畲之念，恰似并耕與菑都无有也。紫溪曰：學非无為也，順乎天機為之，以天即謂之无為可也。非无得也，與天俱化得之，以天

雖謂之无得可也。邵國賢曰：有所為而无所冀，非无妄也。无所為而有所冀，亦非无妄也。當耕而耕，當穫而穫，何耕穫之有。當菑

亦要玩
本義因
時順理

而蓄當畬而畬何蓄畬之有此之謂无妄。耕春耕獲秋收蓄懇也。是開田畬熟也。是三年之後成田也。則字甚緊見匪正决无利往之機也。利往自然之理无妄之福也。與卦不利有攸往相反正有意无意之辨。

○象曰不耕獲未富也

學莫先於義利之辨。二之无妄有如不耕獲者言不以富利雜其天理粹然純修也。

富當利字者未富者虛中无實之謂。沈德培曰人多為富字所悞心仔裏潔淨淨淨去清來未嘗念頭涉著功效上此正純心之學便不害无妄之体。游氏曰无妄往吉乾道也初之剛有主而

六二不耕獲不菑畬坤道也。二之柔无欲而虛。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六三本无妄者處不得正則居非其地遇非其人有意意外之災所謂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者故為或係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之象。君子且柰何哉亦順受其正而已。

邵子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災也。故曰无妄之災其象何如或係之牛彼无故而來也行人之得此无故而去也邑人之災亦以无故而懼也无故之事人所不能必也行人與居人兩或相值得牛與失牛事有相因蓋適然之遭如此此聖人恐人泥定往吉之說稍遭逆境便生怨尤故發此以

盡其義欲人以義命自安純其无妄之心也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得牛在行人而所係在邑人則詰捕之擾非邑人所受而何
此言理之所有君子不得而避也惟自信而已

九四可貞无咎

九四陽剛乾體則天德為君下无應與則物交无引是以實心
常存實理常運為可貞之象无二三之咎矣

六爻皆无妄全重在貞上即利貞之貞不至於匪正故曰可貞蓋
六四之乾體即震初之動无有所係累也時說可即當也當守此
貞而不變也

氏曰于初四兩爻乃見心之全體要知念遷轉曾无停机此
也如：不動真常寂然此心也然非二也念遷轉而真常終
不動如：不動而遷轉更无停机不可執住往吉可貞相病也
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无妄本固有之理可貞无咎者守其所固有者也

非固有之謂固守也乾初体乃震一陽所自来是貞其所固有非
由外鑠也時說謂凡物不能守便不為我有矣故固守乃能固
有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九五所謂剛中而應者非有妄也但在无妄之時不免有意於

无妄夫妄疾也。有意于无妄亦疾也。一念内横太虚之体碍矣。當知幻從真生亦從真滅。勿藥而自愈矣。

時說以二五中正相應君臣同德内治修矣。設或變起不虞是无妄之疾也。靜以鎮之當自定耳。看來六爻皆言心學。忽參以治道殊非卦旨亦宜主心學言。程敬承曰九五健體也。健體本无疾。即或有疾非真疾也。惟順其天命之正而以无心處之。天將自佑。徃將自利。无妄之疾當自緣无妄而愈矣。楊敬仲曰起意于善是謂无妄之疾。若又治此則于意上生意疾中加疾矣。故勿藥即是藥。聞之師曰。摠是戒其妄動。其實九五无疾者。設為之詞以見其當靜也。

明是誤
與之詞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藥攻有妄者也。无妄而藥反以藥生疾矣。可輕試哉。疾者。堯舜猶病之意耳。猶病而或少有更作變動則反以无妄起疾。不可試者。戒在動也。動則妄矣。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非有妄也。但處窮極之地而必信必果。膠固而不知變。不可行而行。適以自害。何能濟乎。故為有眚无攸利。

此彖所謂匪正有眚不利攸徃者。彖止言有眚而此言行有眚則不行猶或可免。當止而行。便匪正。何其躁極而不知處窮之道也。蓋由乾體健極。故不能止而有行也。唐巖菴曰。三猶可諉其

災於天上。寔造其青於已。

崔子鍾曰。下三爻。貴動則居者災。上三爻。貴靜則行者凶也。曰災。

曰疾。曰青。曰窮。人之所避。而不知欲避之私。皆妄也。故曰无妄之。

藥不可試也。欣厭就避之心。非有妄之所由生乎哉。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无妄而行有青。豈誠不足哉。窮極而不知變。故災也。

行而曰窮。即欲往何之。小意。纂言曰。居卦之極。靜守而終焉。可。

也。乃猶行焉。故以窮之災言之。窮反生災也。一說。此爻如孔孟。

有德而不得行于春秋戰國者。紫溪曰。六爻皆无妄。使信不以正。

何以謂之无妄。本義窮極作時上說。時之處窮。雖聖人亦有行不。

去處。

大畜 ䷙ 乾下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卦体以陰畜陽。畜止之大。卦德日新其德。蘊畜之大。故為大畜。

夫畜貴大。尤貴正。必其利於聖賢正學。不雜曲端。然後有大蘊。

藉者。斯有大設施。食祿於朝而不家食。抱負可展而吉矣。匡濟。

時艱而涉大川。險難可濟而利矣。此有体斯有用。体用合一。畜。

所以為大也。

卦名雖以止畜蘊畜二意立說。仍重蘊畜上。故卦詞俱就蘊畜言。

功夫在利貞上。學術正則事功宏。不家食利涉川。皆本畜之貞來。

平說可貞

彭山曰。大畜者。必有大施。畜乾於下。是大蘊也。成畜於上。是大施也。故宜為時用。有不家食之吉。其才必能濟天下之大險。故又有利涉大川之象。吳因之曰。士君子學術。未有空虛無用於天下者。必天地間事業。无一件不能做。施為措置。果到透徹處。方完吾學問之分量。若事到頭來。伸手縮脚。從有所經理。亦只是勉強支吾。苟且塞責。非有卓然可見之效。萬世不叛之業。這却是本領不濟。學術未純。亦完不得大畜。故不家食涉大川。文王繫之特詳如此。看此卦辭。先要在卦名大字上。想出意味來。

彖曰。合。貞。全。彖。以。剛。健。為。主。聖。賢。之。學。必。止。于。健。天。德。也。畜。之。大。乃。大。於。健。德。也。畜。之。正。乃。正。于。健。德。也。健。德。所。履。无。不。萬。寶。健。德。所。煥。極。其。輝。光。人。能。畜。此。乾。剛。以。止。於。健。則。有。大。溷。養。者。自。有。大。作。用。也。應。天。即。剛。健。故。君。子。以。健。為。學。即。以。天。為。學。完。此。剛。健。動。與。天。應。畜。乃。大。矣。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卦何以名大畜哉。亦大畜此剛健之德也。為卦內乾剛健是德。性堅強而物欲不撓。外艮為止。是本此剛健者。踐履篤實而光輝宣著。德日進於高明。而成畜之大矣。故為大畜。故詞曰。利貞者。用此本體之剛。尋向上達。而希賢聖。以為歸。能止于天行之健。此其大工夫。大學術。而為大正也。所以利貞也。惟利貞。

則不家食矣。國有養賢之典，正大畜者亨之，而膺其大亨也。惟利貞則利涉大川矣。張弛闔闢之天，正大畜者應之，而動合時宜也。使所畜未大大而未正，則我不得為賢，能享大亨乎？心未與天合，能達時變乎？此畜貴大尤貴貞也。

首節剛健以本體言，篤實輝光以踐履言。吳因之曰：吾儒學問先要剛健為主，不令胸中容半點私，及至下手時節，又一毫放鬆不得，直須敦篤懇至，把道理着實體驗着，實踐履不令半點虛浮。久之，天机活潑，鼓舞奮飛，魚躍暗地，若有精光閃爍，不可掩遏，此就做工夫的內說出一段真光景，非充實而有光輝之謂。按篤實輝光重篤實字，輝光即在篤實內見，躬行懇到，踐履真純，則自

如此

有一段昭著不可掩處，曰新者日進一日之意。一說輝光兼項乾艮來，彭山曰：剛健者乾，篤實者艮，二體相磨而神明見，輝光發越與日俱新，蓋誠中形外，自不能已，畜之所以大也。

二節時說分三段，剛上、人臣進位具瞻也，尚賢、人君尊禮賢士也。止健，鋤強不使為惡也，非直已守道不能濟時，非屏欲斥謔不能任賢，非道德齊禮不能化暴，三者皆大正也。故利貞，或有相承講者，止健之功非剛上而尚賢者不能，君臣道合相與有為，方能化天下之強暴。看來宜以畜德言方切，利貞剛上之剛即剛健之剛，止健之健即剛健之健。上文剛健篤實輝光止渾成說，個所畜之大，此欲發利貞之意，又就此剛健而發之也。

應止

不家食二節俱承大畜利貞來。惟大畜利貞則賢德在我故能應
養賢之典。天理融貫故能具應變之才。吳因之曰天者時而已
矣。蘊蓄深積累厚義理爛熟融貫百凡施為注厝圓活通變隨時
轉移動與天俱。故利涉大川。蓋變故櫻于前患難臨于後這時轉
眼風波倏忽變化若令泥執之士拘按古方而欲以濟非常之變
非徒无益祇憤事耳。此應天時行斯可利涉而必大畜利貞也。
吳臨川曰涉險非乾健不能五應乾故利涉。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至大而在山中大畜之象也。君子欲大畜其德恒從古人言
行中求之。蓋古人由盛德出為言行則言皆德之華也行皆德

之實也。於是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焉。得古人之言行即得
古人之心得古人之心之理。即得吾心之理。畜斯大矣。

天在山中以氣言天積氣也。空虛中无往非氣則无往非天。山之
虛處皆氣則皆天也。多識以下作一氣講不必如時說多識前言
往行非誇多也。乃所以畜德也。云山之体小而能歸天道人之
心小而能聚天德此孔門博文約禮之旨。博文乃所以約禮多識
前言往行乃所以畜德。道問學乃所以尊德性。
程敬承曰德在內豈待多識後大君子剛健篤實內已充裕多識
前言往行即聞見即德性。所以大其畜也。識者識之心也。畜聚也
止也多識者聚而止之以心為宅故畜大也。德何以曰日新也。前

德即剛
健畜德
即止于

言往行皆吾故物自我畜之則新矣。游氏曰非剛健篤實則多識者不免徒博之病矣。

六爻合旨 陸庸成曰六爻以相應為相畜內卦是受畜者以自

止為義初慎災而見幾二得中而獨善雖以三之畜極而通也猶

必以艱貞為戒外卦是為畜者以止之為義四禁惡于未形五清

源而自化然後上之不畜而通也始見道之大行而喜慶又不足

言矣何之為言驚辭也大畜之世制畜方嚴忽焉亨通故驚喜曰

何天之衢亨至此也

馮氏曰乾進也曰利已曰說輒曰艱貞能以止為進艮靜也曰牝

牛曰殯豕曰亨衢能以靜制動參和不偏所謂日新其德也

潘雪松曰畜以止為義以養為義止則得所養也止之欲有以行

也養之欲有以用也初之利已二之說輒止也閑與衛用也利有

攸往行也三為行之基用之體至上而行與用俱達止而後行

必通養而後用必濟是之謂大正是之謂日新可用養賢之典

成濟川之功

蘓氏曰大畜之卦聖人所以包羅萬象負荷一世而為日新富有

之盛德大業者也人皆曰如是可以行矣如是可以進矣而聖人

以為未也初之厲也慮其災也二說輒也戒其動也至於畜極而

通我車既閑矣我馬既逐矣可以坦然行之而无所不利矣然天下

之人剛柔異性媿惡異習於是有觸若牛而突若豕而悍然難馭

六爻要
分義看
以君子
小人互
換取義

者豈形驅勢格之哉亦以其自治者治人耳試反而觀之吾身室
欲於未萌則其克治也易止惡於既潰則其懲創也難直養之學
順之而自消強制之功遏之而愈熾而况於治人哉是故童牛之
牯必防其漸續豕之牙必相其机夫亦以鉤距之屏迹不若候明
之潜消棄灰之畏威不如保釐之胥化耳要之初以牯而厲二以
續而脫四以牯人者自牯五以續人者自續是相拂而未始不相
成者也惟至何天之衢則太空在吾心太和在宇宙而非塵世道
路中人矣噫末世以要路為天衢而不知以日新應天為天衢何
怪其措足之差哉

初九有厲利已

初九為六四所畜是君子而為當權者摧抑也往則受制有厲
矣利在已而不進也

初九乾體志於上進恐恃其剛銳而往以受畜故以利已止之卜
子夏曰居而俟命則利往而上進則厲蔡子木曰大畜明體適
用之時畜已盛矣然有意於用或昧其幾故借畜止之義以明之
取象艮山在前乾雖剛健必不能通故利已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有厲而能利已則小人肆災之日自不犯其災矣

不犯者初自不犯也行止皆存乎初重初也按程朱解初二則
以四五之畜之者為小人解四五則以初二之為所畜為小人蘓

不必指
上為小
人加蔡
說渾然

子瞻則六爻皆作君子解與卦旨合附後

蘇子瞻曰小畜之畜乾也順而畜之故始順而終反目大畜之畜乾也厲而畜之故始厲而終亨君子之愛人以德小人之愛人以姑息初九欲進之心無已也至於六四遇厲而止六四之厲我所謂德也使我知戒而終身不犯於災者六四也

○九二與說輶

二亦為五所畜剛而得中故時止而止若輿之自說其輶而不進明哲保身二得之矣

朱漢上曰初剛正也二剛中也柔能畜剛、知其不可犯而安之時也夫氣雄九軍者或屈於賓贊之儀才力蓋世者或聽于委喪

之命故曰大畜時也輿行以輶止則脫之輶與輻不同小畜所

說者久住之計也大畜所說者暫止而可以旋起也小畜之所說在人。大畜之所脫在已。取象二與初三同為乾体有輿象二在中。有輶象剛中能止有自脫其腹而不行象輿而脫輶脫其車下之縛而其中如故不失為輿也故无尤

○象曰輿說輶中无尤也

二如輿說輶者由有中德故不躁而能相時何尤之有或以中无怨尤說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三與上當畜極而通之時同德相與故三隨上而進比德協力

以馳驟乎王事。有良馬逐之象。然過剛銳進。恐如初之有厲。不
 如二之无尤也。必艱難守正。致慎重之道。日閑輿衛。修進用之
 資。則其出不苟。其進有具。自然動有成績。而利有攸往也。
 良馬指三。逐者三。逐上而進也。上為天衢。故馬可逐。然馬不憂其
 不良。憂其輕車易道。以致泛軼也。故有利艱貞之戒。謂不可以易
 心處。而苟且以赴功名也。日閑輿衛。正是艱貞輿象。所以載器足
 以任重。衛象所以防才。足以應變。必如是。而利有攸往。難之之辭。
 須知乾為良馬。三逐上以進。而下二陽亦俱逐。而進不獨三也。
 敬承曰。日閑輿衛。只是不恃壯。用銳而持重。審慮之意。與艱貞
 一套事。不可以閑習為上進之具也。舊說艱貞輿衛。以節與才

並對亦可。

雲峰曰。初利已戒。其進也。二脫輻喜。其不進也。三可進矣。猶戒之
 艱貞閑習。慎其可進而銳於進也。二之輿脫輻而不進。三閑輿衛
 而不輕進。則初之利已者。三可利往矣。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利有攸往者。以三之志與上合耳。蓋三與上皆陽也。其德同其
 登進之志亦同。故勢不相畜。得遂進而利往也。

潘氏曰。大畜之權在上。故曰能止健。而自止。此三所以合上之
 志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難勝不免煩刑戮矣
四與初應畜初者也能止惡於未形若童牛未角而加之以牯
則上不勞禁制下不傷刑誅大善而吉之道也

此大臣佐君畜惡者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用力甚易故
大善而吉牛之觸在角童則未角其天全矣此時牯之使不至
抵觸所以消融血氣而畜之易也是民未有欲心而教之讓未有

爭心而立之防也張雨若曰禮者防于未萌之前刑者禁於已
發之後六四所謂以禮防民者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四有止健之心者能潛消天下之惡而得元吉此心下為一快

乎

六五殲豕之牙吉

五居君位畜止天下之惡者夫以億兆之衆發其邪欲之心君
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摠攝事有機會聖
人操得其要拔本塞源則道之斯行止之則戢其用如殲豕之
勢牙雖存不為害也不勞而治

豕剛躁之物而牙為猛利若強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若
殲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以此畜天下之惡得畜之
要道矣

薛氏曰畜天下之健不可以力勝也在得其情而已殲去其勢則

牙不噬。順逐其情則健不爭。故衣食足而民不偷。男女足而民不亂。衣食非止偷之法。男女非懲亂之刑。而民自不至於偷且亂者。順其情彌其源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五能化暴而得吉則天下受其福矣。不有慶乎。

虛齋曰論為力之難易則五不如四之易故四曰元吉而五止曰吉。論成功之廣狹則四不如五之廣故五曰有慶而四曰有喜。五不如四之易者時不同也。四不如五之廣者位不同也。四五二爻有主陰自畜之說者。而蘓氏以陶鎔人才言。蘇子瞻曰大畜之畜乾也。始厲而終亨。初九陽之童者也。而遂之。故至於九二

雖有牙而可畜也。其始牯之。其漸可畜。其終雖進之天衢可也。童而牯之。愛以德也。故有喜不惡其牙而畜之。將求其用也。故有慶。凡物有以相德曰喜。施德獲報曰慶。

上九何天之衢亨

上九畜極而通。反側盡平。天下大順大化。何其如天之衢也。禮樂刑政沛然四達矣。亨。

王治化說根。四五兩爻來曰何喜之也。天衢天路也。四通八達。无所障礙。天衢即是亨。有照三爻良馬逐主。君子行道說仕路。无所阻塞。豕所謂不家食利涉川。三所謂利攸往皆本此。又有主畜德說。隨畜隨發不足為大畜。惟畜極而通用力之久。一旦豁然。

貫通也。斯為大畜。又有主廣開賢路說。四五俱以陶鑄人才言。牯之殞之皆有畜止而不輕用之意。至於上九畜極無所事畜矣。恣其進而大用之。使展其驥足也。蓋四五之畜之者。抑其銳而徐用之也。成就人才之術也。上九之畜之者。君子之才德已成。輿衛已閑。无虞于四之逸也。廣開賢路之道也。取象艮為徑路在上。天衢之象。道字行字。正與衢字相應。

豕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治化四達而如天衢。豈獨四五之吉慶哉。王道大行於宇宙也。取象艮陽在上。天道也。畜而至此。天則用事。乘乎六虛。入于无礙之門。故曰大行畜之大。故行之大也。

吳因之曰。乾是恁樣剛健。若此畜得絕好。他豈肯為我制。故上三爻俱言善畜之道。惟善畜所以天下都被他制縛也。

頤 ䷚

震下 大過 ䷛ 巽上

陸庸成曰。震艮為頤。取一陽居上下之極。而中四陰皆虛。故有頤之象。巽兌為大過。取一陰居上下之極。而中四陽皆實。故有大過之義。頤飲食之道也。人之所資以養也。大過宮室之象也。人之所倚以安也。故頤與大過之時皆嘆其大。

頤 ䷚ 震上下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卦体外實內虛。上止下動。皆頤之象。故為頤。者養也。養之道。

惟正則吉。故觀其養德者，皆聖賢之道，而不雜於他岐，乃為養之正也。然欲觀其養德者，何如？必觀其養身者。口實一出於自求，不為飢渴所累，乃為養德之正也。斯為貞吉也。

頤中有物曰噬嗑，而頤中之虛，原未有物，故以貞吉示之。方其未受外物之間，要當擇其所養也。曰觀，乃獨知自証，不假外求。意養正工夫，全在此處着力。大抵天理當然之極，畧差一毫，不得稍差一針頭，便不是正。所以要觀自求，口實是觀頤裏面事，蓋人情易移於口體，一有不正，連所養亦為累矣。故剔出以示人，口實如飲食嗜好，富貴爵祿，身上受用者，皆是。

舊說以養德養身平對自求，即自觀也。姚氏曰：觀頤果能集義以

養氣，寡慾以養心，學聖道而不溺於虛死，崇正學而不流於術數，則養德正矣。不然，異端曲學，皆不正也。自求口實，果窮不屑於躑躅，達不愧於素餐，不以貧賤飢渴害心，不以聲色臭味汨性，則養身正矣。不然，急口腹而輕道義，即不正也。正則吉，不正則凶。安得不考？但經文原未嘗對，必從串說，謂觀頤於自求，口實觀之，觀頤即所為考其善不善也。自求口實，即所為於已取之而已也。謂頤之道，在自求耳。

按頤以靜為本，惟自求則靜，而知止所以得正而吉。而一外假而妄求，則以動為養，不以止為養，專為口體之奉，失其正也。故六爻之義，自養者吉，求於人者凶。初二三動，体毋論已，雖四五亦未免。

顛且拂也。資人故也。獨上九之養取足於已。所謂以止為養者。自養以養人。養之正也。信乎觀頤之在自求也。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所謂頤貞吉者。蓋惟養正則道義不虧。身心有補。故吉也。觀頤者。觀其所養。必得正而後吉也。自求口實者。觀其自養。出于正而後所養乃得正而吉也。試觀養萬物者。天地乎。而有不正乎。養萬民者。聖人乎。養賢以及之。而有不正乎。則人之自養。必如天地養物。聖人養民。各當其可。然後得正。得正然後得吉。頤之時不其大哉。

首節養正則吉。此據養之義言。則字甚圓。謂養之正則吉。不正則不吉。然觀其正在觀其所養者。何如。觀其所養在觀其自養者。何如。二句正是解養正則吉。且一串說。養德養身。絕非兩件。除了養身。別无養德。故聖人不教人觀其養心。而教人自求口實。耿希道曰。人之所以忘其大体者。以從事於口體之養也。口體之養。求不失義。則養其大體可知矣。是以觀其自求口實。足以占其自養矣。自字甚重。頤之道。養已以及人者。正也。舍已而及人者。妄也。洪覺山曰。何以為觀也。艮一陽在上。止而明。故可觀也。何以為實也。震一陽在下。為動。為實。動而後實之。正與不正。分焉。故觀之者。觀之於其動也。是故君子之體頤也。必虛中靜止。無一毫忻。

羨之累則外物不入而後內之所自養者可觀矣。
 二節天地養萬物是養之有生之後日夜所息雨露所潤雷動風
 散元氣渾々推出来便是无待及也。聖人不能自以其所養之天
 下而養賢以及之有所及卒歸於无不及矣。養之及民與天地養
 萬物者同功故於時為大。上言養之正此極言養之大。凡道理未
 有正而不大者。揚氏曰天地養萬物失其正則陰陽謬戾而物
 不遂其生。聖人養賢不以正則賢者不安其位而民不被其澤。故
 惟正然後吉。順之時豈不大哉。

象曰山下有雷震動發生萬物得養矣。順之象也。君子以人之所養

固非一端而亂階於言語禮始諸飲食非必德養身之切務乎
 故慎言語以養德節飲食以養身所謂養正之吉也。

言語從順動而出不慎則妄出以招禍飲食從順動而入不節則
 妄入而致病皆取止其動為義。有不分養德養身者洪覺山曰
 養自其身始也身之易動而為德病者莫如言語飲食慎之節之
 法山之象也。吳氏曰已得其養然後可以及人。未有不先吾身而
 能達之天下者。揚誠齋曰慎言非默當其可則諫死不羨括囊
 節食非矯當其可則採薇不羨林肉。

六爻合旨 趙汝楫曰順中有物貴于動而後合今順本虛而下
 猶動故動之体凶止之体吉初之凶失在觀二之凶失在行三正

乎凶以動極也。四麗乎正。五居正。上厲。故皆吉。

經繹曰。頤下體震動於欲而多凶。其上體艮止於道而多吉。情之

性也。又下体主自養。專所養於身而凶。上體主養人。公所養於人。

而功。性之命也。惟陽為能養物。陰則歛之。故卦主二陽爻為養焉。

六爻皆主養身說。无養德意。但養身正。則養德在其中。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初九陽剛在下。本飽乎仁義而不頤膏梁者。如龜以靈氣自養

也。乃應四而觀望。挾位舍素持之清操。羨非義之爵祿。猶舍爾

靈龜。觀我朵頤。則敗名喪節。何凶如之。

爾者初也。我者四也。舍爾觀我。若四語初之詞也。靈龜以靜而為

養。朵頤以動而為養。李樂菴曰。爾一點。灵性中萬物皆備。却不自

去理會。只來者我利達富貴。便奔趨求媚。如此則朵我之頤矣。正

如劉禹錫輩。附王叔文而終不免於竄斥也。舍爾觀我。與自求

口實正相反。震陽在下而動也。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陽剛本足自貴。乃觀我朵頤。慕人爵而棄天爵。祇取清議。亦不

足貴也。

洪覺山曰。九以陽實明智之德。自養。人无待於外。如龜之咽息。

以氣靜極而靈。可謂貴矣。今乃朵頤於四。以陰虛无實而又无

所得焉。徒自動頤垂涎。朵。烏爾矣。故觀者設為四之詞曰。舍爾

云其亦不自知所貴哉蓋啓之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惟陽剛足以自養二陰柔待養於人者求養于初是大丈夫不能自食而其心恭養於卑賤既顛倒而違常理矣至求養于上則以士君子不能自養而奔走趨附于權勢寧不見拒而得凶乎

初上雖能養人均非二之正應二居動體不能自止下為初九所動上為上九所動是死資身之策才德不足動人不求我而我求人又無平昔之懽相知之素無論在上在下均不可也求之下猶曰貽羞士類而已不過失正理之常至越五求上必且斥逐而

取凶矣然則顛頤不足病在於丘頤也遊大人以成名者毋為乞墦之態也

按二之顛頤何以異于四之顛頤二之丘頤何以異于五之從上但四五賴其養以養人二賴其養以自養人自養吉凶分矣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二之求初固不得矣往來于上復得凶者何也以非正應而行失其類也情分不投誰其與之適取凶耳

時說兼言初上看来單言上更佳人各有類行无失其類則相應相求感之易動即代之養而不言恩受其養而不言惠二行失類非應而求養故妄動而取凶也行字最重惟行故失類使堅自

守之節。何失之有。行字對守字看。凡養道以安靜為无失。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三以陰不中正而處動極其所為頤无非縱欲敗度恣情滅性于養之道拂矣。雖其所養為天理人情之正能无凶乎。其凶何如。吾知終身沉溺名節俱喪而已。何所利哉。

二是處貧賤而不知守。三是處富貴而不知節。養正宜靜。亟動於欲。拂養正之義。視拂經尤甚。故曰貞凶。見得飲食男女之常。不慎即為戕生伐命之斧。可畏也。夫。吳因之曰。自養之道。全須自立主意。自存識見。自勵操持。再靠別人不得。再放倒不得。故二三四凶。相至此。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十年勿用。蓋其於養之道。所謂自求口實。節飲食者。大悖也。道宜靜而妄動。故至此耳。

悖即拂頤大悖。由動極來。如以藥石養生。以梁肉伐病。以嗜欲殺身。貨利殺子孫。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之人心。皆大悖之類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初九陽剛德足養人。四以大臣任養天下之責。而與初應。惟其養是賴。故以上求下。似顛于頤。而為民養賢。則雖顛而吉。第患下不專而求不繼耳。誠能信任不二。如虎之下視。專一不他。始終如一。如虎之求食相繼不已。則賢者效用而於相道无負。何

一經會通 卷四 五十一

惟陽剛能養人。四五俱陰柔。故皆賴賢以養天下。自養於內莫如
龜。求養於外莫如虎。下視也。虎之威在目。故視眈眈。曰逐。則
虎視下而求食之心也。四以賢者目初。故其視專在初而不泛用
其養。以及二三如所稱吐哺握髮云者。所以得吉而无咎也。泰
義云。下賴上之養。則不可求。上賴下之養。則不可不求。
蘓氏曰。二顛頤而凶。四顛頤而吉。何也。二徇人而喪已者也。四舍
已而用人者也。以耽耽逐逐之心用之。徇人則為欲心。以耽耽逐
逐之心用之。求賢則為道心。頤所養之正。與不正。何如耳。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顛頤而吉者。惟能任賢。則賢人之養。即吾之養。上之德施。于是
光大于天下矣。

見為相者。不必耻其恩出自下也。養在于初。功在於上。指五人
臣無施。臣之施。即君之施。故施歸之上。艮有輝光象。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五居君位。以養天下者也。才質不足。反賴上九為養。拂於常矣。
然用賢養民。君之正也。安守此貞。則天下蒙澤。吉矣。若不度德
而自用。以濟。則謀猷不足。養道何賴。焉不可涉大川也。

拂經。猶顛頤也。居貞。猶下之專。求之繼也。居貞二句。是一正一反。
見。當任賢養民意。取象六五艮體。有止定。居貞之象。六二震體。

不可涉
天川是
足居貞
意非守
常濟矣

則反是。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居貞之吉言六五之貞不在乎他在乎順從上九之賢而已。

爻言居貞未言所以貞也象言此心樂從无強方是居貞。

張中溪曰六二拂經而凶者以動而求上也六五拂經而吉者以

靜而從上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陽剛在上六五賴其養以養天下由頤象也此其任大責重必

厲以處之則克勝而吉矣然不以此時大奮經略弘濟天下能

稱厥任乎利在匡濟時艱以涉大川也。

頤以止為養四五皆柔至上九之剛而後止則群陰之游所頤者

由于上也上居亢極群陰附之大君順而從之使其心微有驕肆

則君疑衆怨上下交謫必危厲自處乃可得吉利涉大川不亦宜

乎。涉川艱險非危厲不足以濟此即厲吉處也。五曰不可涉

大川則涉川者在上矣。

馮文所曰一曰不可涉大川一曰利涉大川者君不可喜功臣不

可避事也君喜功而天下不得養臣避事而天下失所養皆頤之

道也。

陸庸成曰卦惟陽德能養而爻初上二陽乃初則養一已而不足

其靈舍也上則養天下而有餘其厲勝也。靈明之天本自足貴。藐

是川已 頤 大則任 亦六 必屬而 後吉利 耳重屬 字

業之字。利賴无窮。士當自養。宜寶爾灵。當其養人。无忘爾厲。兩得之矣。

○象曰由頤屬吉大有慶也

由頤而以厲獲吉。則天下皆被澤矣。大有福慶也。

古大臣道濟天下。皆由憂動惕勵中來。周人由姬公而得養。公孫碩膚者厲也。厲則慶在天下矣。

吳因之曰。四五之養。不免取資于人。獨上九取足于己。惟以其才猷之自裕者。貽四海蒼生之慶。豈非養道之最優者歟。

大過 三三 巽下兌上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四陽居中過盛是際非常之時而有非常之事故為大過。夫大過之時非剛不濟。苟以荏弱當之。適以敗事。象棟撓也。惟以剛濟之。而又善用其剛。則可往濟時事。撥亂定傾而得亨也。

大過有單以時言者。謂非常之時。內有二意。時極盛勢極重。已非尋常光景。且時極盛則必衰。勢極重則必反。又時之不常也。有單以事言者。謂如堯舜之禪讓。湯武之征伐。非常事也。看來兼時事言亦可。宜以剛為主。以剛得過者。還以剛得濟。棟撓者。非剛也。亨利者。善用其剛也。

或曰攸往句承棟撓說來。正見勢重時危。田地君子正宜急往。以救棟撓之敗。不可坐視其壞而莫之計也。不是兩意。看來棟撓

以攸往
作往救
合

說
過異常

是委弱者坐視不救也。故惟利往以救乃亨。

彖曰全吉。

大過之時无才者不能濟。恃才者悻于一逞亦不

能濟。故全彖以剛為主。而以中巽悅善用其剛。是過而不過。大得

入之才也。故可處大過之時。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

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卦名大過者。四陽居中過盛。而大者過。是事處其極。不可以尋

常拘者。此非柔弱之才能濟。而此卦上下皆陰。為本末俱弱。

是既不能振作於始。又不能奮發于終。棟能无撓乎。夫棟撓

者。陰之弱。實陽之過也。當此者。必過而不過。乃克有濟。今卦体

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卦德巽而悅行。是強毅過人矣。而風裁

不至太露。又且存諸心者。沉潜詳審。見諸行者。從容和順。是天

過入之才也。以此而往。何事不濟。故利有攸往。亨。夫大過之

一時。以陰柔才弱者處之。則撓。而以剛中巽悅者處之。則亨。可見

大過之時。乃極難處之時。而不可以尋常目之者。其時豈不大

哉。此所以必待非常之才也。

首節大過宜以事勢說。不可以人言。涉在大壯上去。或曰。凡作事

雖以英明果敢為主。然巽順委曲亦不可少。須用他来相濟。今純

是果敢用事。刻覈太至。不能調劑和平。以至激厲不可收拾。是為

大者之過。

二節本末作始終看只主一人說非罪初上之不勝其任見任大者不可苟也

三節陸氏曰剛過是大過之本色非所以亨也亨處全在中巽說三字而巽悅又穩不離中休中者意氣不用純是德性也德性之純潛內運為巽其和順外宜為悅則靜无不察之變動无不接之機何大過之足慮乎程敬承曰棟以本末而撓乃巽兌二卦皆主陰剛中而以巽悅行之不幾益其弱乎何以利往而亨蓋剛當過時易涉於偏倚惟中乃適於時亦易涉于躁率惟巽乃入於幾又易于激亢惟悅乃調於氣是過而不過之道也故利往而亨剛過而中則可立巽而悅行則可權

末節吳因之曰大過之時事倖大關係重實是驚天動地吾稍著一分意氣半點暴戾只消頃刻之間把天下事却敗壞了必如所謂剛中巽悅者從容委曲和平鎮定于聲色不動之中而自有一定之成筭庶大過之勢可挽回而維持信乎大過之持非大過之才不足以濟故曰時義大矣哉仲虎曰大過之時大矣哉君子有為之時也蓋大過之事甚大无其時不可過有其時无其才愈不可過也不曰義者不可以常義拘不曰用者非常之可用權之時成敗之機間不容髮可不謂之大乎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本潤木乃至浸滅乎木大過之象也君子以之立大過人之

行焉。天下非之而不顧。雖獨立不惧。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雖遯世无悶。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不求人知而求天知。此惟聖賢之卓行絕識。大過乎人者如此。

敬承曰：澤能滅木而不能使木仆。以其植根固也。故大過之時。君子所為皆衆人所不能為。有誰與共事者。故曰獨立。君子所為皆衆人所不能知。有誰與共照者。故曰遯世。不惧无悶。純是德性用事。惟有剛中巽悅之德者能之。非氣魄意見所能參也。

項卿曰：大過之時。皆衆志所趨而致然也。人皆尚同。君子獨立不惧。人皆適世。君子遯世无悶。此非以過高之行過乎人也。正以其堅持之操挽乎過也。世道故賴正在乎此。惟不惧能獨立。惟无

悶能遯世。不可如時說獨立易至於惧云云。

章氏曰：常人元陽不充。故无定見。无定守。君子渾身陽氣充實。何惧何悶。

六爻合直。丘氏曰：大過陽過乎陰。濟過之道。貴其中而已。六爻

二四以剛居柔。不過者也。故一吉而一利。三五以剛居剛。過者也。

故一凶一可醜。至初上二柔亦以不過者為美。然初陰伏於四陽之下。承剛也。故藉用白茅无咎。上陰躡于四陽之上。乘剛也。故過涉滅頂凶。是知處大過之世。不惟不款剛之過。而柔亦不容過於剛也。

馮文所曰：大抵陰宜慎而不宜過。故藉茅則吉。滅頂則凶。陽宜濟。

而不宜過。故二四則利，三五則不利。然則易所謂大過者，乃无取於過也。

温公曰：大過剛已過矣，止可濟之以柔，不可濟之以剛也。故大過之陽皆以居陰為吉，不以得位為美。

或曰：初六慎之過者也，上六勇之過者也。然不失為仁義之事也。故皆无咎。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初六以陰柔能慎之資，巽下續密之慮，以處過時，謀必萬全，舉

無輕發，慎之又慎，藉用白茅之象也。何有棟橈之咎哉？

六爻皆有保時過之任者，以人臣濟過言。有小于天下之心者，斯

亦大於天下之事。藉用白茅，戒慎恐懼之過也。或問卦取過而不

過之義，而此言過於畏慎，何也？曰：過于畏慎，乃其所為不過。若縱事則過矣。取象初柔在下，承上陽剛，有藉象。茅柔物，巽為白。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初以陰柔居巽下，所以慎之又慎。而象藉用白茅也。

雪松曰：柔在下也。剛之過者正，宜得初陰以為藉。善陰之詞也。二比初，故无不利。四應初，故棟隆吉。三重剛，非初所能輔，而又應上

六之柔，故有棟橈之凶。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九二陽始過而得柔以濟之，二之謀淺而初之謀深，二之慮近。

而初之慮遠高明柔克事功可圖象揚枯矣而生稊其發育有
机夫老矣而得女妻其生育有望天下事尚可為也可以救過
矣何不利哉

此所謂剛過而中利有攸往者楊曰枯夫曰老象陽之過也若不
免英氣害事矣生稊得女妻象比於陰也則能補偏以制過者過
而不過生道也何不利哉取象枯揚大過象稊初在下象老夫
九象女妻初柔在下象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老夫女妻者言二陽過之始而得初陰以相與也以柔濟剛何
事不成哉

次崖曰陽過之始剛未太過也初陰未太柔也以此相濟故无
不利

○九三棟桡凶

救過之道惟剛中為善九三以剛居剛乖事體拂人心即欲少
有建立且弗克濟况大過之時烏能勝其任乎棟桡之象也凶
何如哉

三四二爻在一卦之中故皆取棟象但卦言棟桡太柔則廢爻言
棟桡太剛則折

李西溪曰下卦上實而下弱下弱則上傾故三居下卦之上而曰
棟桡凶言下弱而无助也上卦上弱而下實下實則可載故四居

上卦之下而曰棟隆吉言下實而不撓也。此二爻當上下体分看。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棟撓之凶由其剛慢自用雖有忠益拒而不入不可以有輔也。

不可二字宜玩非人不能輔三過剛自用不可輔也。大厦將顛非

一木能支時事將危非一人能濟過剛无輔誰與共救天下之過

乎。或曰輔三者上柔不能輔而二又自用寧免棟撓哉。

虞翻曰大過棟撓由本末弱然實以本為重四應乎初救其本也。

救其本于未過之初故棟隆而不撓乎下三應乎上救其末也救

其末于已過之後故棟撓而不可輔救過於其末不若救過于其

本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九四以陽居陰過而不過是大臣剛柔參和克負國事者棟隆

象也可濟過而言矣然四之所以吉正為剛柔之得中也若更

有取于初而有他焉則過于柔而理者亂振者危祇取吝耳。

隆起也取不撓下之義。經緯曰剛柔之用難其中損過就中過

損非中棟隆乎可矣。矯剛過而柔无乃過乎故有它吝也。張

兩若曰大過之時人皆知有不可過之說資初柔以自輔此說最

易惑人不知反以壞事故特戒之。

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棟隆之吉者以剛柔相濟不至太剛則折而撓乎下也。

字典
初柔在
下相應
程傳謂
不下繫
于初

不撓乎下。只解陰字意。敬承曰。爻言有它吝。以下應初六也。象原棟隆之吉。亦以其下應初六也。下有白茅之藉。故不撓也。不撓則隆矣。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剛過至五。過極矣。而所比者上陰。以強復之君。遇委靡之臣。鮮克濟矣。故象枯楊生華。无益於枯也。老婦士夫。終不能育也。委靡憤事之咎。雖或可免。而欲以稱匡時之令主。難矣。又何譽。

唐疑菴曰。二近初本也。五近上末也。上以柔居柔。志雖說陽。而力不足以振之。五與之比。故其辭遂與二反。枯楊生華。士夫而得老婦。穩之皆无生机矣。五與上比。非若三之不可輔。以取凶。雖不久。

可醜。非其咎也。然无補於救過。又何譽乎。盖本有生机。不過一時之華。一時之合。終于无益。其弱終弱矣。此又上下本末強弱之分也。无咎非與之重。无譽邊。取象二陽在下。近本。有梯象。五陽在上。近末。有華象。且以過二與初。枯楊之梯。至是畢達而華。巽長女。老婦象。五陽得位。居中。士夫象。四陽同為木。棟木之強也。三四居中。故為木之強。楊木之弱也。二五近本末。故為木之弱。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枯楊不生。梯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君任事而不能濟。亦若是矣。老婦而得士夫。亦異乎過以相與者矣。不亦可醜乎。君任匪人而无益於事。亦若是矣。

枯楊至五而復生華則陽氣盡發速其死也。雖其起於九二之未甚過者亦與諸陽俱至此而盡矣。故為老婦得士夫之象。蘓子瞻曰：盛極將枯而又生華以自耗竭不能久矣。穉者顛而復葉反其始也。華者盈而畢發速其終也。九五以陽居陽汰侈已甚而上六垂之力不能正祇以速禍故言老婦士夫以醜之。

程劬承曰：生育陽道也。得女妻者老夫為主所得在陰失生道矣。五以剛居剛過而易為得士夫者老婦為主所得在陰失生道矣。五以剛居剛過而易此陰反得而垂之故稱老婦得其士夫。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大過之極非大過之才不能濟也。上六以柔弱當之竭力以濟


不避生死至於不能成事而徒死事猶勇於涉水而滅頂焉。雖於事凶矣而于義何咎乎。

楊氏曰：水溢而過于涉者不足以濟川而徒滅其頂任事而過用其才者不足以濟難而徒滅其身。吳因之曰：徒死而无益聖人所不與也。但死于國家則一死足以明節故既曰凶又曰无咎。蓋忠義感激之懷雖過而不嫌于過。周公係此一爻蓋深以維過之責望天下也。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君子幸而成事當論其功不幸而死事當諒其心。過涉之凶事雖不濟心可无尤就可得而咎乎。

見危授命而功不濟或有從而議其非者故聖人曰无咎又曰不可咎過涉滅頂而又咎之則鄉愿之道行而見利忘義者得志矣程敬承曰初上二爻彖所謂本末弱也然初居巽下臨事而畏慎不敗君子不以柔少之上居說極臨難而其死如歸君子亦不以柔少之則巽說之道尚矣

習坎  坎下離上

程傳陽居陰中則為陷陰居陽中則為麗凡陽在上者止之象在中陷之象在下動之象凡陰在上者說之象在中麗之象在下巽之象

章氏曰乾體本實而離為之用坤體本虛而坎為之用所以坎離

得陰陽之中也震動艮止即坎之中一陽之上下巽入兌說即離中一陰之上下可見天地間只是一陰一陽乾坤位而其體立坎離縱而其用行陸庸成曰坎本坤也乾一陽交其中而生水內陽而外陰故其明內景離本乾也坤一陰交其中而生火內陰而外陽故其明外景

李舜臣曰坎一陽居中而中實即精藏于中而水積於淵之象也離一陰在中而中虛即神寓於心而火明于空之象也坎之中實是為誠離之中虛是為明中實坎之用中虛離之用也作易者因坎離之中而寓誠明之用誠明起于中者易之妙用而古聖人之心學也

習坎 三三 坎下 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陽陷陰中為坎重之又得坎為習坎習坎者陷之深而險之重也夫險陷之時身在險中矣可自主者心耳誠能實心寧耐安義命而不萌僥倖則利害不驚心亨矣由是而行必能靜觀時變成出險之功也不有尚乎

有孚是實心寧耐即中庸素患難不顛乎外也心亨頂有孚來即無入不自得也行有尚頂孚亨來

陸庸成曰坎曰習坎險不重則平陂之勢分而趨避之情見智者可得而遠也如需可以不陷蹇可以能止非真險也習坎則遠近

重有无可避之地智愚无自脱之人而後天下之真豪傑出焉其維心

亨者乎處坎與處困俱身之不免而心之亨不失惟心之亨不失而後身可以終免矣心亨者剛德在中常通不塞所謂遭百折而不回歷九疑而愈信胡雲峰曰此心微有不通即是險阻即不可行故惟心亨則能出險而行有尚也取象陽實有孚之象陽明在中心亨之象

彖曰全直 立氏曰君子觀二陽中實之象故体水之德為有孚

維心亨所以處險也現四陰險陷之象故因坎之形設險守國所以用險也

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

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坎者險也上下皆坎則身當多難之衝險而又險也故名習坎處之何言乎有孚也試以象觀水之體實而其流也盈科後進足此通彼未嘗盈滿而不行也夫水之流即行險矣而不盈之性萬古不變何嘗失其信哉然則人之行險亦惟中有定主守其信義命之心而不失矣可有僥免之圖哉此所貴有孚也維心亨者以二五剛中剛則堅強而能寧耐中則善調而无躁激故心亨而行有尚者以此剛中而往自能從容觀變持危定傾有餘功矣然是險也以其害不可有以其防害不可无

觀險於天高不可升是也有无形之險矣觀險于地山川丘陵是也有有形之險矣在王公法天險之无形設為紀綱法度法地險之有形設為城池甲兵則內安外寧國是用守險固通三才矣其時用豈不大哉

首節險者水之所行非指水為險也

二節純以水言而人之有孚在言外鄭孩如曰夫水性平也行險若不平而其平之性終不失也此有孚之象君子雖在險難瀆死之中忠孝節義操之愈勵亦猶是也丘氏曰坎水流也惟流故不盈惟不盈故可出險若待行而後流則澤水也陸氏曰善行險者莫如水故徵水德之靈長必於行險觀之水之信惟內

以行險言
以人言
以孚言
以可言

明外暗。故得全其信。君子以其外暗者蒙顯難而不避。以其內明者抱剛中而亨。

三節或有重剛字者。剛中是中心之剛。即中實有亨也。王註剛正在內有亨者也。陽不外發而在乎中心亨者也。坎以能行為功。往有功動則出坎也。傳曰以剛中之才而往則有功。故可嘉尚。若止而不行則常在險中矣。唐氏曰水之所以稱險。惟其陷也。陷則不能流行。不能流行則或盈或止。不能常通。必有失信之時。故君子所以為出坎計。惟欲其彼此之坎皆成流通而已。剛而得中。彼其心自有不與身俱困者。其求通之機與能通之妙。全在于此。安得不亨以心亨而行。往有功也。往則流通矣。蓋二五兩剛。雖為正

流通是
心亨妙

應有可通之道。然非往亦不通。非通亦不能。有功也。敬承曰。君子不惡險而惡其自入于險。苟不入于險。其如我何。心亨而亨。所謂入險不自險者也。不自險之心定而安。即能動而出矣。豈不往有功乎。而非剛中能然乎。

末節陸氏曰。天道易而險自難升。地道簡而險自難踰。王公法天地之易簡而險自不可不設。因其時善其用。則國可守而與天地相為長久。險之所以為大也。險有時有用。非用之常用之時也。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流洊至。往過來續。習坎之象也。君子以脩己治人。非重習不可。故德行則欲其常。學不厭也。使理熟于身心。教事則欲其習。

誨不倦也。使民熟於聞見，亦濟至之意也。

溫公曰：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

大賢。日新又新，常德行也。勞來匡直，振德習教事也。子瞻曰：常

其德行，故遇險而不變。習其教事，故遇險而能應。

六爻合旨

洪覺山曰：六爻相值，俱无應，援故其吉凶，惟以才德

為本，以能漸出為尚，以陰陽相比為義。顏卿曰：坎諸爻，大段都

不得一吉字，蓋在坎中，亦是時勢所值，亦是事端所壞。古人只有

作事謀始的一法，以救其未然。又有明哲保身的一法，以離其禍

難。若身在坎中，即聖人亦難措手，只有維心亨一法，聊以義命自

安。故雖如九二之剛中，僅求小得。

王氏曰：坎以一陽陷于二陰，上下皆坎，則二五皆陷。然坎之陛下

下坎，則為陷之太甚，故上坎為安。以五得位而二不得位，故五之

祇既平，異乎二之求小得也。其四陰爻，則處陽外而陷陰者最凶，

是以初言入于坎窞，上言置于叢棘，以在二五兩陽之外也。若中

二陰三，則失位乘陽而无功，四則得位承陽而无咎也。

紫溪曰：處順易，處逆難。艱難之地，論德者所必稽也。夫天下豈終

无可出之險哉？特患无善出之道耳。五以剛中而運于上，四以誠

心而輔于下，此君臣相與以濟時艱者也。苟德不足，時不利，必終

于入坎窞，抑于險，枕束于微纏叢棘中而已。然天下有盡其道而

不值其時，如二之剛中而小有得，此又當以義理論，不當以利害

論也。故惟其性之定也。視利害順逆之交。若風雨雷霆之變。即坎
窞皆坦途也。險枕皆順境也。微纏叢棘皆自得之地也。此之謂有
孚心亨也。不然險不在時而在心。亦可慨夫。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初在重險之下。勢難濟矣。使以剛者居之。或能奮出。今六陰柔。
不惟不能出險。益自陷于險矣。故為已在習坎。又入坎中之窞
焉。終于胥溺而已凶。

六爻除九五若位。餘皆指人臣濟國家之難說。亦可俱以有孚心
亨作主。彖言習坎而爻係于初者。以其在重險之下也。坎中小穴
旁入者為窞。入于次。險中之險也。蓋才不能濟也。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有孚心亨。處險之道。惟陽剛能有孚心亨。而初六陰柔。失是道
矣。故習坎入窞而凶也。

失道凶。見不可盡。諉於時位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二處重險之中。身當國步之多艱也。坎有險矣。而剛中善處。所
謂有孚心亨者。雖未能弘濟時艱。廓清皇路。猶可維持萬一。不
至如初之入于坎窞也。可求小得。

此爻孔明似之。蓋君子處險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二豈才德不足哉。何僅求小得也。以當險時未出乎險之中。故不能大有為也。

此見二所能者人所不能者天也。按九二剛中正。彖所謂往有功者。乃僅小得。雖時未出險中。亦以上不遇大有為之君。以為正應。故所濟者小耳。

六三來之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六三陰不中正。履重險之間。才德既劣。時勢更艱。故來往皆坎。其往也坎。前既遇險。其來也坎。後又枕險。祇見其入于坎窞。而不見其出矣。安用濟乎。

項平菴曰。坎卦尚往。利剛而不利柔。剛能往。柔不能往也。六三居

以勿用 戒之

陽下卦之上。來之坎。坎豈不有志出險而戒之。以勿用者。蓋惜其天資陰柔。不足以往也。欲進而上。則險而不可升。欲居其位。則枕而不得安。欲退而下。則又入于坎中之陷。才不剛。位不正。時不利。皆无所施。此所以戒之勿用也。象曰終无功。雖勞其心。力多方圖之。終无出險之效也。終字可見坎坎之為勞矣。一說趙汝楫曰。六三才柔位剛。在上下卦之際。或來或往。以求出險。可謂不遑寧居矣。素身居兩坎之間。徒費心力。无所用之。故曰終无功也。皆不中失道所致也。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來之坎。即命世之才。猶難况凡庸而當禍亂之衝乎。終无出

險之功也。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四五有君臣之義而在險時剛柔相濟是君臣同心濟險也。六四何以自效哉不必于尚儀文拘形迹但益以誠心從君之所明者進納以結之為樽酒簋贰用缶納約自牖之象則上下同心終必轉險為夷而无咎矣。

玩本義及程傳斷非君臣阻隔之說只是人臣當天下降難之時事君之道當如此耳樽酒二句一串意不必分講樽酒一樽之酒簋二簋之食貳益也缶樽瓦簋誠朴之象納約謂進結于君心道牖明處也人臣以忠信善道結于君心必自其所明通之乃能

也朱子曰牖非所由之正非是不可由正蓋事變不一勢有不容不自牖者以艱險之時不可直致也

○象曰樽酒簋剛柔際也

樽酒簋者以五與四在險之時剛柔相際也臣固思艱而切上之

重剛際柔邊大抵人情共安樂則猜疑之隙易生共患難則倚庇之情自切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九五雖在坎中然陽剛中正其才可濟以居尊位其勢可為時

傷說以
下盈為
難未
蓋切誤

祇既平也。既平則險可濟而何咎。

時說尚在坎中。坎不盈也。不盈猶未平也。二句言坎陷之中。雖未至盈而出。然已漸至於平。而將盈矣。看來不盈即是平。二句一意。程敬承曰。水以流而不盈為常。盈則有泛濫之虞。不盈所以抵于既平。天下之水行到平處。尚復有險而陷者乎。非通流之極。何以有此。然而止得无咎。何也。時未能遽出故也。平即五剛中正之象。水以中正為平。則不陷于險矣。二五雖陷險中。畢竟陽剛能動。不為所陷。故至于既平而无咎也。然二有險而五既平。上下之勢異也。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五之中德宜大有為者。僅曰坎不盈者何。以其尚阨時艱。中德未能光大于天下也。非德之病時之難也。

德非有大小。特在險中。未得大有故施也。知二之得小。則知五之未大矣。

程敬承曰。人生涉世。无非險塗。所貴易以知險。處之以平耳。夫視險如平。所謂心亨也。往之所以有功也。

○上六繫用徽。纏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上六以柔懦不振之才。當國家險難之極。終于險而不出者也。眾繫縛之以徽。纏寘于叢棘之中。至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

繫用二句以時言。三歲句根陰柔以才言。三股曰殺。四股曰纏。皆索名也。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此與初皆責其失道。聖人言人不言天也。經繹曰夫道若大路

然平也。失道則陷于險矣。初與上皆失道而險詞指所之。竭險之

情狀焉其懼也夫。

離 三三 離上 離下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陰麗于陽有附麗之義故為離。夫陽君道也。陰臣道也。人臣麗君莫先于正而順所以成其正也。故必陳善閉邪不為阿諛則

不可以與順

克成君德亨矣。然或浮慕持正之名而意氣少激非所謂貞也。

惟涵養冲和克全其巽順如畜牝牛焉斯可以保其亨而吉矣。

主臣道說以正字為主順乃成其貞也。唐疑菴曰先利貞而後言

亨何也。蓋以附麗為事而不得正則附非所附明非所明矣。何以

能亨。畜養也。養成其順德所以消其火躁之用也。胡雲峰曰麗

而正則亨矣。以畜牝牛乃吉何也。坎之明在內以剛健而行之于

外離之明在外常柔順以養之于中也。坎水潤下愈下則陷矣。故

以行為尚離火炎上愈上則焚矣。故以畜為吉。

看來貞以事言順以心言。亨者有所通于彼告者无所咎于我。

舊說利貞謂未附麗以前擇君而事畜牝牛謂既附麗以後忠順

不失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者麗之義也推之人物莫不各有所麗觀之日月則麗天而明也觀之百谷草木則麗土而生也以至人君位天地之中為天下化成之主豈无所麗哉吾知君以明而又明之德不尚苛察而麗乎正則正明所發百度維貞乃能正百官正萬民而天下成維新之化矣夫君以重明作于上臣可不以中順佐于下乎今六二柔麗中正是其不驕不亢微柔懿恭而能裁之以中行之以正又不流于卑諂惟中正也故亨惟柔也是以畜牝

牛吉也

首節麗者附麗也火无常形麗物而後形故離為麗日月麗乎天上離也百穀草木麗乎土下離也重明兩離相繼謂明而又明也常明而得其正不為苛察則天下之化可成也重明主君德言不可兼君臣正字非指位只是明得其正乃字亦不可忽趙汝棣曰明者易流于察六易昏于所寄流于察者非明也寄于和私明之害也重明即繼明所麗皆正而後道化可得而成蓋道化易于行難于成前之明而正矣繼之者或正而不明明而不正則前之行者後或廢其何成之有二節柔麗中正專指六二說不可兼六五以六居五為不正安得

君明
日月
應百
公句

以正名也。臣道貴柔中正所以善其柔。貞字承中正來。畜牝牛承柔來。按君猶天也。其明猶日月麗天也。然君道貴明而明不可流于苛察。臣猶地也。其柔猶百谷草木之麗土也。然臣道貴柔而柔不可流于阿諛。故曰麗乎正曰麗乎中正。

○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上下皆離明之循環不已重離之象也。大人法此以大明在上无所不照。君明不繼何以照四方乎。故日新其德緝熙光大以普照乎四方。而四方萬物毫无遁情直與日月合其明也。明兩作今日明明日又明相繼之謂也。非兩個日也。照四方根繼明來明德繼續而不已則光明自照于四方。非物物而察之之謂

繼明即
先聖明

也。六十四卦獨此稱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蓋明之

德于天下者歟。繼明者湯之日新又新文之緝熙是也。洵詞

曰上明而不繼之以下之明耳目所及且救之况四方之遠乎。

六爻合直。馮文所曰前離則鼓缶而後離則出征者作者過于

動故止之。繼者安于逸故振之也。臣之炎盛不能以剛為柔者也。

君之憂嗟則能以柔為剛者也。故臣死棄而君獲吉也。初居下之

下四居上之下志皆躁動而初慎于進四急于進吉凶之所以異

也。嗚呼聖人於剛柔進退之際其審如此此明之極也。

陸氏曰无可柰之時聖人教之以順欲有為之始聖人教之以徐

不自振之中聖人教之以惕順可挽晏徐為繼明惕可永離矣。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以剛居下而處明体志欲上麗幾不顧時勢之何如所履急遽急則錯矣是其咎也此无他不知敬慎故耳誠能敬以處之審時度勢何至于錯而咎哉

以說以任言俱

履錯是施為急躁動履紛錯非差錯之謂敬者錯之反敬之非令勿進也但欲慎重而勿急耳傳曰離性炎上幾于躁動其履錯然謂交錯也雖未進而迹已動矣動則失居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其剛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不至咎矣程敬承曰履錯離始也交錯未定猶可因其未定而敬慎以維其敗令終之道也是以君子貴謹始然則離終之正邦非始之敬慎致然與不然未有

不黷武者矣一說不主仕進說謂新進喜事之臣欲舉天下事

而振作之不自知其乖方也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履錯固咎矣敬之正以避咎也

聖人恐敬之二字推諉避事故曰避咎豈是教之避事

六二黃離元吉

六二柔麗乎中正是人臣麗君將順而濟之以匡救渾厚而濟之以精明臣節之純黃離象也則可佐繼明之主而臻化成大善而吉矣

二本坤之中爻故稱黃臣麗乎君故稱離而得臣道之中故稱

上經會通 卷四
黃離。火也。明也。有火之明而不入于躁。即所謂明而得中也。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二所以元吉者以其柔麗乎中而得中道也。蓋相道本之心術耳。

中以心言不云正者離以中為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坎五之中中而未大離二之中聖人特以得中道許之一說得中就是黃離不分黃離在外得中在心。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盛衰循環自有定數故人力所當盡者固不可諉而時事无素何者亦不可倖。九三前明將盡如日昃之離盛極當衰之時也。

此時若不安常自樂而欲逆无道之天以倖難必之功則不能自處而以大耋為嗟矣。祇速其斃而凶也。

取象初為日出二為日中三為日昃。缶常用之器象日用所行之常道也。自樂只在安常內常理當盡安處而自適則幹旋變通之計已漸圖之矣。不如是而憂嗟嘆恨思反其常必將行險徼倖以自速其斃者故以歌與嗟示儆焉。八十曰耋自此不反則謂大耋人之老不以生為樂則以死為憂人能自作元命或順受正命則皆樂而不憂也。昔韓信已奪齊王而封淮陰時已盛而衰矣乃不能善處功名而徒鬱不樂宜其卒取禍歟。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日昃之離盛極將衰喪无日矣豈能久乎

曰何可久正是緣天以曉入當在未昃以前斡旋耳到此已昃地位止有修身以俟一法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棄如

後明將繼是當天命初回人心始向之秋乃以剛迫之驟施无漸突如其来如者也則過激生變突必逮夫身矣焚如死如棄如

凡繼他人有事者須和緩詳密乃克有濟况當更事之始而急之乎宜其焚死棄也 因突而焚則死死則棄矣夫焚而死猶有公論惜之而不棄者必焚而死而棄然後足以盡禍惡之極而

見其无所容 按秦政一夷大國遂掃滅百王之法項籍一得志

而遂殺子嬰裂天下以封諸侯獨為伯王何暴哉不旋踵而取滅亡也 陸氏曰火性躁銳故煎明之始有錯之象後明之始有突之象

仲虎曰坎三離四正上下之交故兩卦于此有深意焉坎性下三在下卦之上故曰来来而下也離性上四在上卦之下故曰突如其来而上也水本下又来而之下入于坎窞而後已火本上又來而之上焚死棄而後已然坎之三有枕象三枕下之險而四又下枕三故三之入也愈深離之四有突象四既上焚而迫乎五三亦上焚而迫乎四故四之焚也愈甚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无所容即焚死棄也。觀四突如其來无所容則初敬以避咎之義益見。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六五以陰居尊迫于二陽是強臣跋扈威權下移危之道也。必反身修德憂懼處之既出涕沱若而憂懼形于色又戚嗟若而憂懼形于聲則已德修而權奸自消位可保矣吉。

憂懼非徒憂懼必有善反之正在內昔孝順衰弱迫于梁冀使當時以憂處之豈至國事大壞哉。

三不當憂而憂故凶五憂所當憂故吉是三之歌俟命而非樂矣。

五之涕畏命而非失志。鄭東谷曰二五皆以柔麗剛二之辭安。

五之辭危者二得位五失位也失位則危知危則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五迫于二陽王公之位幾不保矣而曰吉何也以其憂懼圖維則危者使安有以麗乎王公之位矣。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上九剛居上處離終是剛明之極而能及遠者王者用此出征則能奉天伐暴而有嘉美之功所誅皆首惡而威克振也所擒非醜類而刑不濫也仁義並行王者之師又何咎。

五為成卦之主與上同体相比故五用上以出征有嘉美之功剛

王公
即是吉

遠則威震故曰折首。明遠則不濫故曰獲匪其醜。威明並著所以為嘉故无咎。按有嘉全在折首上。兵事但得折首便是有嘉。不以獲醜為尚也。吳因之曰。恊從罔治。用威得正。卒亦不失。畜牝牛之意。取象兵猶火也。夏官掌之。在卦外有出征象。離為甲冑。為兵戈。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王用出征。豈得已哉。奸寇亂我邦國。不得不出征以正之也。重明麗正。天下之本也。出征正邦。則天下之不正者盡正而益。收化成之功矣。汪咸池曰。春秋以正治不正。不以亂平亂。衰周之世。皆小役大。陽

後強或曰。恐興師。或棄禮貪利。未嘗有禁暴救亂之義。故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聖人之旨深矣。必以正。而後出征。豈王者之濕已也。

上經總意

經緯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坎離象之。為誠。為明。上

經終焉。象。人。中。天。地。之。功。于。二。經。為。中。象。人。成。位。乎。其。中。貴。之。矣。乃坎六爻貴五。猶之中未大也。離六爻貴二。得中道矣。善反天地之性矣。他爻坎多險。離多躁。險且躁。于理性。不亦遠乎。

李隆山曰。文王序卦以乾坤坎離居上經。乾坤者陰陽之純。而坎離者陰陽之中。不若震巽艮兌為陰陽之偏也。以六十四卦之序。觀之。乾坤居六十四卦之首。坎離居六十四卦之中。尤有深意。蓋

坎離二卦為天地心。天地造化之本。坎藏天之陽中。受明為月。離麗地之陰中。含明為日。坎為水而司寒。離為火而司暑。坎為月而司夜。離為日而司昼。水火日月之用。寒暑昼夜之運。天地造化之妙。孰有出於此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坎', '離', '水', '火', '日', '月']

